

六家文選

WA 35
20
15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文章類
別
函
五
架
二三號
三〇冊

貴重圖書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七

明治二十一年購求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行旅下

北使洛一首

顏延年

銑曰宋高祖北伐府遣一使起居延之與府參軍北至洛道中作是詩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爲豫章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

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一首文辭藻麗爲謝晦傳亮所賞集曰時年三十二

改服飭

勅

徒旅首路跼險艱

善本作難字向曰改服改

跼履艱難也善曰左氏傳曰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戎朝異服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儼戎車首路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



躅毛萇詩傳曰躅曲也鄭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翰

玄曰躅可畏懼之言也

楫棹秣栗也言自水登陸行也吳楚皆國名善曰阮籍詠懷詩曰

朱龍躍飛泉夜飛過吳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粟食馬曰秣韓

子曰楚和氏得璞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濟曰梁宋

王於楚山之中

名善曰漢書曰沛公乃前登陽城路曰夕望三川銑

道陽音義曰道由陽也

陽城縣名三川河洛伊即洛陽也善曰漢書曰汝南郡有陽城

縣音義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

昔輟期運經始闢聖賢銑曰闢猶無也在昔晉亂期運輟

古在昔魏都賦曰應期運而光赫蔡邕陳實命碑曰應

期運之數抱朴子曰聞之前志聖人生率闢五百歲

津濟臺館無尺椽向曰伊瀨皆水名由時亂故津濟斷絕

名也曹植毀故殿令曰秦之滅也則阿

房無尺椽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處也

宮陛多巢穴城闕生

雲煙翰曰言其王猷升八表濟曰言宋嗟行方暮年高祖之德

被八方之外嗟我之行值冬時冒寒氣而苦辛善曰言王道被於

八荒余行屬於歲暮也擊虞尚書令歲曰補我袞闕闡我王猷毛詩

曰嗟行之人又陰風振涼野飛雲善本瞽窮天濟

曰歲聿云暮

瞽亂窮終也謂終歲之天時善曰陸機苦寒行曰涼野多險難爾

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言昏冥也武賦切窮天謂季冬之日月窮盡

也呂氏春秋曰季冬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銑曰引

日窮于次月窮于紀

善曰引猶進也漢

書曰上置酒沛宮

隱憫眉徒御悲威遲良馬煩向曰隱

貞威遲馬行良煩勞也善曰楚辭曰隱憫而

不達韓詩曰周道威遲洛神賦曰車殆馬煩

遊役去芳時歸

來屢徂傷翰曰游行也芳時春時徂傷失期也言我以冰雪所

苦故歸來屢失期也善曰言當歸來而更數有所

往而傷

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濟曰蓬非直達者然成

本期

除矣而猶被牽制於時尚勞於行役而當此窮歲之節如蓬之心非

自直達復為飄迫殊不得成我志也飛飄薄迫也善曰言已有蓬

心事既已矣而身飛薄亦復同之自傷之辭也莊子謂惠子曰夫子

拙於用大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郭象曰蓬非直達者曹植吁嗟

篇曰吁嗟此轉

蓬居世亦然之

還至梁城作一首

良曰自洛還也梁國名

顏延年

眇然軌路長。憔悴征戍勤。銑曰眇然遠良軌車跡也。征行

石鑿今遠望路眇眇兮。又曰。昔邁先祖師。今來後歸。

軍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羣。向曰昔邁謂前北使時在

後軍也。善曰陸機赴洛詩曰。振徒陟崇丘。楚辭曰。肩傾側而不容息。

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濟曰徒徒侶也。梁陳二國名。分

息徒蘭圃。陸機從梁陳詩曰。遠遊越梁陳。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

良曰故國謂梁城也。喬高也。善曰論衡曰。觀喬木知舊都。

丘隴慎郭郭。銘誌滅無文。木石

局幽閼。黍苗延高墳。銑曰謂遭晉亂也。墳墓毀撤。銘誌遺

滿也。善曰說文曰。高門之關也。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

堙滅。尊貴誰獨聞。良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行人見之曰孟嘗

君尊貴乃如是乎。言貴賤貧愚皆同於死。故思此而歎息也。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

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毛詩曰。吁嗟汝今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列子曰。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不消滅也。

曷為久游客。憂念坐自殷。翰曰曷何。殷深也。善

曰。毛詩曰。憂心殷殷。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

作一首。濟曰延年為始安太守。徵為侍郎。與湘州刺史張邵登巴陵郡城樓而作是詩也。都

謂建鄴也。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為員外常侍。出

為始安太守。徵為中書侍郎。集曰。張劭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良曰江漢二水名。衡巫二山名。

王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衡巫二山名。尚書曰。奠高山大川。孔安國曰。奠定也。

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銑曰淪猶會也。江湘沅水皆會巴陵。至洞庭陂號為三江。三

亦楚也。牧則陶牧地名。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湘水北流二千里入于洞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未見其餘。郭璞山海

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波江湘沅水皆共
會巴陵故號三河口也爾雅曰郊外曰牧
經塗延舊軌登闥

人訪川陸向曰延猶追也軌迹闥城也善曰周禮曰國中經

張劭也蜀都賦曰經途所亘鄭玄周禮
注曰延進也陸機豫章行曰川陸殊塗
水國周地險河山信

重複翰曰周市復疊也善曰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土

必無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固于目濟曰雲夢澤名京

害也楚游觀之地善曰尚書曰荊州雲土夢作人孔安國曰雲夢之

澤在江西南西都賦曰舍櫺櫺而却倚懷舊賦曰前瞻太室說苑曰楚

昭王遊於荊臺司馬子期諫曰清雲雲岳陽曾暉薄瀾

澳於六切向曰雲氣也霽雨止也會暉曰光也瀾水波澳水曲也

雅曰澳隈也善曰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涼颺自遠萬古陳往

還百代勞起伏向曰往還起伏其來遠矣陳設存沒竟

何人炯介在明淑翰曰炯明介獨淑善也言理有存沒其道

害曰蒼頡篇曰炯明也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楚辭曰彼請從上

堯舜之耿介王逸曰耿光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迫切

世人歸來藝桑竹衡曰上世高尚之人也藝種也善曰論

還都道中作一首

鮑明遠良曰昭為臨海王參軍從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銑曰南陵地名蘆洲洲名善

水路一百三十里庾仲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

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向曰惜日月務疾還也崩波猶奔

磯言客行既惜日月兼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

夕雲起獵獵晚善本作風迢疾由翰曰早路早取路也畢

鱗鱗雲見獵獵風聲適疾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良

也善曰廣雅曰適急也騰飛也言飛沙鬱然若黃霧也翻浪有似白鷗鳥也善曰鷗水鳥也登艦眺淮甸掩泣望荆

流銑曰艦檣舳也眺視也掩泣憶臨海王也荆流楚水也善曰漢書音義李斐曰艦船前頭刺櫂處也楚辭曰長大息而掩涕

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向曰絕極也善曰倏悲坐

還合俄思甚兼秋翰曰倏忽俄頃之際悲思已合於心若經也毛詩曰一日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游向曰昭自責已

不見如三秋善曰周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占歌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誰令之古節貽此越鄉憂

銑曰古節古人高尚之節越遠也皆明責已之詞善曰思玄賦曰慕古人之貞節左氏傳宋人以懷璧不可以越鄉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善曰鄴

經注曰江水經三山又湘浦出焉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故曰版橋浦江又北經新林浦

謝玄暉向曰新林浦名眺時為宣城郡太守故出於此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鶩善曰宋孝武之江路結流寒尚書

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

樹善曰楊雄交州歲曰交州崇簡水與天際應劭風俗通曰太山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雲中旅思倦搖

搖孤游昔已屢翰曰永長也搖搖不定負屢數也善曰毛詩曰中心搖搖謝靈運湖中詩曰孤遊非情

歎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濟曰滄洲洲名隱者所居言我既懽得祿復合此趣

矣善曰楊惲書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楊雄檄靈賦曰世有黃公者起於蒼州精神養性與道浮遊謝靈運遊南亭詩曰賞心惟良知

臨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向曰臨喧也至此乃與塵游隔

傳曰景公謂晏子曰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銑曰陶子之宅秋隘臨塵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不修德家富三倍其妻泣曰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將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也犬豕不擇食故肥而死無幾被誅也眺言我

雖無豹姿且終得隱居養性善曰列女傳曰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為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毛衣成其文章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昔年荅子之家果被盜誅

敬亭山一首

善曰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

向曰亘長也合沓高良善

賦曰遂積聚而合沓相紛薄而慷慨應劭漢書隱淪既已託靈

異居善本作然棲然棲曰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海賦

百靈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濟曰屬及迴曲也善曰

糾紛上干青雲罷池波馳七發曰依絕區兮臨迴谿交藤荒且蔓居枝聳復低

向曰穆長聳舉也善曰獨鶴方朝唳饑飢此夜啼

毛萇詩傳曰木曲曰穆善曰方當也鼯鼠名啼鳴也善曰八王故事曰陸機

歌曰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得也鼯鼠已見上文泄雲已漫漫

夕善本作雨亦淒淒向曰泄猶舒也漫漫雲布只淒淒雨落

翳楚辭曰山峻高以蔽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善曰

日兮下幽冥以多雨善曰魏都賦曰窮岫淒雲日月常

雖紆帶郡守之組綬然而兼得尋幽隱之跡善曰揚子雲解嘲曰

紆青拖紫說文曰紆屈也又曰組綬也幽蹊山徑也楚辭

曰道幽路緣源殊未極歸徑窄鳥如迷源徑路窄深也

善曰聲類曰窄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奇趣謂仙奇

也丹梯謂山高峯入雲霞處也善曰丹梯謂山也眺鼓吹登山曲

曰暮春春服既美游駕陵丹梯升嶠善曰小魯登嶠且悵齊謝靈運登山石

門最高頂詩曰皇恩竟已矣茲理席善本作無睽若天

子之恩於我終竟止矣此登山之理無乖也善曰西京賦

曰皇恩溥周易曰睽乖也王粲從軍行詩曰茲理不可違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良曰休沐謂休假沐

謝玄暉

薄游第從告魚閑願罷歸翰曰薄游薄官第且也從告

綽子曰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耕於野乎薄遊於朝乎漢書曰蘇

林曰第且也又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謂退之名也又韋賢

乞骸骨還叩歌賦似休汝車騎非濟曰司馬相如歸家貧素與臨叩令王吉

善於是相如往王吉舍臨叩都亭而相如工於文章歌賦以自樂也

許劭字子將汝南人爲郡功曹同郡袁紹豪俠休濮陽令車騎甚衆

入郡界曰吾輿服豈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騎歸家眺言我歌賦有

似相如而車騎乃非袁紹也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與臨

叩令相善於是相如往舍臨叩都亭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

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心悅而好之恐不得

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爲郡功曹同郡袁紹豪俠休濮陽令車騎

徒甚盛將入界內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車

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此二京不可違別者以喻丹陽亦

不可暫去也善曰枚乘集有臨灞池遠訣賦伊川已見上文

潘岳關中記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道以寫水也

葭稍靡靡江炎敢復依依銑曰汀水際平處也葭葉皆

善曰毛詩曰葭葉揭揭毛萇曰葭蘆也炎亂

也高唐賦曰薄草靡靡韓詩曰楊柳依依

田鶴遠相叫沙

鴉保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向曰鴉水鳥

岫亦山也善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表猶外也

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衣

濟曰征行徒侶也鄉淚望鄉之

淚善曰古詩曰淚下霑衣裳

賴此盈罇酌含皇恩等菲

良曰賴此盈罇酒含光景而望芳菲之節稍得解其鄉思

日嵇康秀才詩曰旨酒盈罇陸機曰日出東南隅清川含藻景

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闈

善曰本一作闈銑曰微美也我所以勞心者爲天子之澤霑闈我仰清

重字

使不重軒冕蒙主恩其故戀重門

善曰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著貴賤也

歲華春有酒初服

偃郊扉翰曰此心終願歲初春酒熟衣以初服偃息故居之

善曰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

顏延之贈王太常詩曰郊扉常晝閑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濟曰三立山

善曰山謙之丹陽記曰江寧縣北十二里

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爲三山舊時津濟道也

謝玄暉

灞浹望長安河陽視京縣

良曰喻登山望丹陽也浹岸

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潘岳
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
白日麗飛甍參差

皆可見銑曰甍屋簷也參差連綿善曰吳都賦曰餘霞

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暄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

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向曰覆蓋英華也翰曰言

邯鄲湛贈伍處立詩曰行矣去言別易會難王粲七
哀詩曰何為久淫滯詩曰懷哉懷哉曷月余旋歸哉

許淚下如流霰濟曰佳期謂友朋也悵恨也何許謂不見也佳期悵何

夕張又曰涕淫淫而若霰有情知望鄉誰能真音軫善不不變向曰

情有望鄉者誰能髮不變白乎鄉謂丹陽驥黑也詩云驥髮如雲驥

黑也驥驥同義善曰盧諶與劉琨書曰苟曰有情驥能不懷廣濟

京路夜發一首
謝玄暉

謝玄暉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向曰擾擾卒迫也肅肅嚴敬

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若尚書曰戎車三百兩廣雅

曰擾擾亂也毛詩曰肅肅宵征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曉星正

寥落晨光復決鳥莫蕩切翰曰寥落稀疎疎與決淋不明

決淋不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浪曰團露垂貞善曰

團故鄉邈已復山川脩且廣濟曰復遠脩長也善曰

巨地界陸機赴洛詩曰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勅

躬每跼局躋脊瞻恩唯震蕩銑曰文奏謂官簿書懷人

身也跼躋危懼也瞻恩天子之思也震蕩不安也善曰曹子建聖

皇篇曰侍臣首文奏陛下體仁慈毛詩曰嗟我懷人鮑照白頭吟曰

心賞猶難恃孝經鉤命決曰勅躬未濟毛詩曰謂天蓋高行矣倦

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躋楚辭曰心怵惕而震蕩

路長無由稅歸鞅翰曰稅息鞅駕也善曰陸機贈弟詩曰

革也鞅於兩切鞅都達切

望荆山一首

江文通

良曰淹時校建平王景素五經而作是詩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

濟曰奉義慕義也善曰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右將軍

荆州刺史江淹授景素五經奉義備慕義也江漢荆楚之境也盛弘之荆州記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

南關繞

桐栢西岳

善本作

出魯陽

銑曰南關謂所居之南有山魯陽縣名栢山名西岳謂西有山魯陽縣名

善曰尚書曰導淮自桐栢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有魯陽山

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

悲風繞

善本作

重林雲霞肅川漲

向曰言秋暮氣寒曰短也

明貞漲水也善曰周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說文曰撓曲木也奴教切肅寒也江賦曰濟江津而起漲漲水大之貌也

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

濟曰歲晏喻年老君者淹自謂也淹懼年老故落淚也善曰古詩

日淚下沾衣裳楚辭曰歲既晏兮

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

良曰玉柱王徽琴也

掩露含霜謂秋夜善曰袁淑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爰陳玉柱之鳴箏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王杯不能使薄酒更厚楚辭曰衣納納

而掩

一聞苦寒奏載

善本作

使豔歌傷

銑曰言琴酒既

特若一聞奏苦寒之曲則使美豔之歌亦悲傷也苦寒豔歌皆古歌曲善曰沈約宋書曰北上苦寒行魏帝辭又曰羅敷豔歌行古辭也

旦發漁浦潭一首

丘希範

向曰遲為新安郡太守經此潭宿明日早發至中流作此詩也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

翰曰赤亭山名善曰漁潭赤亭已見謝靈運春省詩

櫂歌發中流鳴鞀響香嶂

善本作障字翰曰櫂歌鼓櫂而歌也鞀小鼓也香嶂重

山也善曰馬融廣成頌曰發櫂歌縱水謳字林曰鞀小鼓也爾雅曰山上下曰障村童忽相聚野老

時一望詭怪石異象嶄絕峯殊狀

良曰詭怪幽奇也嶄絕峻峻也

日張衡士辯

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

銑曰森森長密白荒樹野樹也析析

風聲漲起也善曰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漲者沙始起將成嶼也

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

傍

去向日島嶼皆水中山也陟升傍近也善曰說文曰島海中

信是永幽栖

善本作棲字

豈徒暫清曠

翰曰信可長往豈徒暫游而已善曰謝

靈運方山詩曰資此永幽栖又田南詩曰清曠招遠風蒼頡篇曰曠疎曠也

坐嘯昔有委卧治令

善本作今字

可尚

濟曰後漢岑暄字公孝有幹國之器太守成瑨請為功曹時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引農成瑨俱坐嘯漢

武使汲黯卧理淮陽遲言坐嘯之事昔人已委得賢才卧理之事我今自庶幾也善曰坐嘯卧治並見謝玄暉在郡卧病詩

早發定山一首

善曰梁書曰約為東陽太守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

良曰約為東陽太守宿于定山而早發

夙齡愛遠壑晚洳見奇山

銑曰夙齡謂少年時也晚洳謂暮年臨職善曰毛萇詩傳曰

蒞臨也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

善曰楚辭曰建綵虹以招指穆天子傳西王母謠曰

白雲在天丘陵自出

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

善曰江賦曰絕岸萬文壁立霞剝謝

靈運有登廬山絕頂詩毛萇詩傳曰山頂曰冢

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

淺音善本作淺

淺字向曰漫漫平流良濺濺淺流急良見上文楚辭曰石瀨兮淺淺王逸曰淺淺流疾貌也

野棠開未

落山櫻發欲然

翰曰棠櫻皆果木名而開發其花也花朱色如火欲然也

忘歸屬

杜懷祿寄芳荃

濟曰蘭杜芳荃皆香草也言我至此忘歸屬於此草雖懷祿而去長寄其心善曰楚辭

曰遊子憺兮忘歸懷祿已見上文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子

眷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

良曰三秀芝草名九仙仙法名言我終當顧此採芝草而服以望九仙之道善曰楚辭曰東三秀於山

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木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授伯陽九仙法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

好一首

銑曰新安郡名京邑丹陽郡也善曰十洲記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

東流為折江

沈休文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

善曰廣雅曰珍手聖也

洞澈隨深淺

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停

善本作喬字

樹百丈見游鱗

向曰皎鏡

清明如鏡七尺曰仞千仞言高也喬高鱗魚也善曰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抱朴子曰扶南金銅生於百丈

水滄浪

平

有時濁清濟涸無津

善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夏禹竭洛涸濟歷淮於澤言濟水亦有涸時滄浪水有濁時此江水不曾濁不曾涸

善曰楚辭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戰國策曰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吳越春秋曰禹周行宇內竭洛涸濟歷淮於澤賈逵國語注曰涸竭也字書曰津液也固胡

落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

善曰斯謂此水磷磷水中石貝

流則逝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

紛吾隔蹕滓寧假濯衣巾

善曰鵬鳥賦曰乘

以潺湲沫

善本作水字

霑君纓上塵

良曰紛吾約自謂也君即京邑游好也言我至此已

隔喧蹕濁穢無假浣濯衣巾請以流沫霑洗京邑游好纓上塵
善曰蹕滓謂去京師蹕塵之地以往東陽自然隔越亦不須濯衣巾楚辭曰紛吾可以濯我纓雜子曰潺湲水流貌也楚詞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

軍戎

從軍詩五首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五子降十二月至

自南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銑曰漢相曹操出師征張魯及孫權時粲作詩以美其事

從軍有苦樂但問

善本作聞字

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

得久勞師

向曰謂曹公神武必不勞師旅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程不識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

不得自便李將軍極簡易其事亦佚樂然士卒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班固漢書高祖紀述曰實天生德聰明神武左氏傳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周易

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

翰曰關右

曰古之神武不煞者夫
善曰曹操為丞相故曰相公也毛詩曰王赫斯怒陸賈新論曰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

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

齊曰獯虜羌夷皆遠

天威不遠顏咫尺

善曰漢書曰獯虜虐老獸

遺

良曰邊賊謂張魯拾遺言易也
善曰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也

陳賞越丘

山酒肉踰川坻

銑曰陳布越過也丘山川坻言酒肉多也
善曰六韜曰賞如高山罰如深溪左氏傳晉

侯投壺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

軍中善本作人字**多飲饒人馬皆**

溢肥向曰飲厭饒餘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飲厭也說文曰饒飽也**徒行兼乘還空出**

有餘資良曰徒步乘騎也善曰論語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拓地三千里**

往返速如善本作若字**飛**翰曰拓開拓也善曰虞丘壽王驃騎論功曰拓地萬里海內晏然毛詩曰王

歌毛詩曰疾如飛也**歌**善曰漢書曰魏郡有鄴城縣家語孔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之**入鄴城所願獲無違**善本作書盡字**日處大朝日**

暮薄言歸向曰大朝天子朝也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外參時明政內不廢**

家私禽獸憚為犧良苗實已揮銑曰賓孟適郊見雉雞自斷其尾問之侍

者曰憚其為犧也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矣晉公子謂秦伯曰重耳之事君也若黍苗之仰膏雨也若君庇蔭膏澤之使成嘉穀

薦在宗廟君之力也祭言我雖有雄雞懼犧之情亦欲不為人用而

朱曹公之德如陰雨之庇黍苗是以復願仕也禽獸鳥獸之通名良苗五穀之通名實謂沐恩之實也揮布也善曰良苗穀也國語曰秦伯將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使子餘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

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

宗廟君之力也賈逵曰在宗廟為祭主也揮當為輝崔駰七依曰霽若膏雨之

潤良苗**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善本無此二句**不能效**

沮溺相隨把鋤犁向曰伊尹負鼎以干湯長沮桀溺耦而耕言我竊慕伊尹之負鼎不學沮溺之耦耕

萬朽鈍黎自謙也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孰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趙簡

子使聘夫子夫子及河間鳴犢與竇犢之見殺乃迴車而旋為操曰

卿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此謂夫子詩也黎將厲鈍朽以求仕夫子卿翔以退居以黎之情則夫子之言非也善曰孔

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及河間鳴犢與竇犢之見然也迴輿而趣為操曰卿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然夫子

欲從所好而隱居仲宣欲厲節而求仕有乖夫子之志故以所言為也非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濟曰孟秋之月涼風至言將

以詳刑之事厲嚴也善曰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魏志

曰建安二十一年黎**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向曰我君從征吳作此四篇

曹公也桓

桓武自東南征謂征孫權善曰穀梁傳曰葬我君桓公順時應秋以征也禮記曰舉事必順其時東南謂吳也毛詩曰桓桓于征述彼

南外曰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垆銑曰被徧也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爾雅曰林

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此善本作情拊衿倚舟檣戀字

眷眷思鄴城向曰時繁從軍善曰漢書公孫瓚曰累足撫襟裨蒼曰檣帆柱曰檣韓愈詩曰眷眷懷歸

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翰曰詩云我徂東山滔滔不歸婦歎于室聚自言念室家之意喟歎聲善曰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

陰雨尤若婦人則歎於室垤徒頻切善曰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

日月不安處人誰獲善曰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

恒善本作寧濟曰此繁自解之詞獲得恒常寧安也善曰國語姜氏謂晉公子曰日月不處人誰獲安昔

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銑曰詩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齡年徂往也善曰毛詩序曰周

公東征三年而歸善本今我神武師暫善本往必速平奔余親睦銑曰神武謂曹公也速平謂平孫權也親睦

恩輸力竭忠貞親戚也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

力於王室又曰荀息曰公家之事知無懼無一夫用報我素

餐誠向曰無能而食祿曰素餐報猶雪也善曰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夙夜自忤普性

思逝若抽縈翰曰忤性歎息也逝往也抽縈如緝縈也善曰廣雅曰忤忤也普耕切將秉

先登羽豈敢聽金聲良曰漢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被羽先登所向皆靡仲宣從軍詩曰

聞金聲而退言我將被羽先登而破敵豈敢聽金聲而止善曰東觀漢記曰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被羽先登所向皆靡仲宣從軍詩曰

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秉羽被羽其義善曰東觀漢記曰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被羽先登所向皆靡仲宣從軍詩曰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濟曰謂孫權為夷者務願毀敵方舟順廣

川薄暮未安坻銑曰方並也安坻謂繫舟於岸善曰史記曰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白

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善曰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餘

暉言將善本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向曰蟋蟀秋蟲名翩翩

月在野鄭玄善本征夫心兩善本作懷悽善本作愴令吾悲善本

善曰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

下船登高防草露霑我衣防高

謂戍守之地善曰說文曰防隄也春秋元命苞曰露所以潤草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迴身赴牀寢

此愁當告誰善曰楚辭曰居愁期誰告古詩曰愁思當告誰身服于戈事豈

得念所私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戈戟干盾也所私情所親也即戎有授命茲理

不可違翰曰即就戎兵也授命授君命也善曰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見危授命亦可以成人矣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向曰白馬津河津名善曰漢書酈食其曰塞白馬之津

逍遙河隄上左右望我軍善曰毛詩曰河上平道遙連舫踰萬

艘帶甲千萬人良曰言連舫兵甲之多也艘舫船名善曰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呂尚爲右將以四

一舉勲銑曰率彼曠野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一舉而伯王之名率彼東南路將定

也可成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向曰幄帳也聖君謂曹公善曰漢書高祖曰

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范曄後漢書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之中

恨我無時謀譬

諸具官臣濟曰祭自恨無應時之謀猶無才而具官位之臣善曰論語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對

曰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良曰漢光武賜陳俊以絳衣三

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然中堅卒伍之名鞠躬敬懼兒言我但敬

懼於卒伍之中微少畫策亦無能陳設善曰論語曰入公門鞠躬如也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也許歷爲完士一言猶善

作獨敗秦銑曰趙奢將兵救韓軍士許歷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

得趙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完士猶凡士也善曰史記曰秦伐韓趙使趙奢救之令軍中曰軍中有以軍事諫者死許歷諫以軍事諫趙

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而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鑕之誅趙奢曰有

後令邯鄲許歷請復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赴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敗秦軍完謂全具也言非有奇也論衡曰西門豹董

安于誠爲完將之人能納韋紘之教也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向曰詩曰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間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我無德受祿有愧於此也善曰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實

之河之于今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雖無鈇刀用庶幾奮薄

身

翰曰言我雖無鈇刀一割之用庶幾奮微薄之身願以立功事善曰東觀漢記班超曰莫立鈇刀一割之力班孟堅答賓戲曰

櫛朽摩

鈍鈇刀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

濟曰悠悠長也靡靡愁也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

行邁靡靡中心摇摇

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

善曰東觀漢記曰北夷作寇千里無

煙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

良曰榛叢由從也善曰高誘淮南子曰日聚木曰

榛

蓬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翩

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鵲摩天游

銑曰蓬蒲葭葦皆水草名向

曰鸛鵲皆鳥名摩天言高也善曰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古鳥生八九子歌曰黃鸛摩天極高飛

客子多悲傷

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

翰曰曹公譙人故繁

美之善曰魏志曰武皇帝譙人也

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

濟曰言村落相次稼

穡竟野善曰孟子曰齊有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也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

館宅充鄼主

女

善本作女士字

滿莊廬

音仇協韻作本作廬字良曰充亦滿也郭外曰鄼莊廬皆道也善曰韓詩曰肅肅

鬼直施於中廬爾雅曰六達謂之莊薛君曰廬九交之道也

自非賢聖

善本作聖賢字

國誰能

享斯休

銑曰賢聖謂曹公享當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享當也

詩人美樂土雖

客猶願留

向曰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謂有德之國也客繫自謂也願留願留於誰也善曰鄭玄曰樂土

有德之國也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

顏延年

翰曰宋文帝時郊祀天地使延年作詞

黃威寶命嚴恭帝祖

濟曰黃敬威畏也寶命天命言天子敬畏天命尊敬先祖善曰尚書曰

周公曰嚴龔寅畏又曰王無墜天之降寶命帝上帝祖先祖也

炳海表岱系唐胄楚

良曰炳明

也胃猶承也海岱及淮惟徐州即彭城東界宋高祖本彭城人故以此明表海岱之地也宋承唐堯及楚元王後故云系承也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東京賦曰系唐統接漢緒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王彭城沈約宋書曰高祖彭城人楚元王之後也彭城靈監睿文民屬睿武善曰靈神監察睿聖也徐州之境

無奄受敷錫宅中拓宇善曰敷大錫賜宅居也言宋高祖私受敷錫宅中拓宇善曰敷大錫賜宅居也言宋高祖

善曰毛詩曰奄大也尚書曰敘是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范曄後漢書虞詡曰先帝開拓土宇

稱皇罄天作主善曰見偏罄盡也善曰燕然山銘曰夏其遜于巨地界曹植玄暢賦曰罄天壤而作皇

孝經鉤命決曰道機合者稱皇張儼請月寤充來賓日晡奉立太子師傳表曰陛下膺期順乾作主

土濟日寤寤也月寤西極日際東極言遠國皆來賓王庭奉獻土物善曰甘泉賦曰西壁月融東震日域服虔曰音寤寤月

所生也尚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杜子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各穿地為寤曹植玄暢賦曰緇日際而來王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

奉土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善曰良曰元首皆始也正者正月上歸疆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善曰良曰元首皆始也正者正月上

正月上也禮交樂與和之至也善曰張載元康頌曰開元建號班德布化禮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六

典聯事九官列序

銑曰周禮有六典之官以掌萬邦舜命官以理天下若斯之官天接聯而事於此

羅列皆有次序善曰周禮以官府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又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禮典

三曰教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漢書劉向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臯繇作士師

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也凡九官也

有牲全在滌有絜在俎向曰體完曰牲在滌謂在牢中也絜清絜之物也俎祭器也善曰周禮

曰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禮記曰帝牛必在滌三月鄭玄曰滌牢中所搜除處毛詩曰絜爾牛羊或肆或將鄭玄

以薦善本薦主衷以日受神人之福祐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薦獻也衷中心也長楊賦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

濟曰維繼帝天饗祭也善曰禮記曰維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皇乎備矣有事上春

良曰言天子備聖孝之道有事謂有祭祀之事善曰漢書郊祀歌曰大

孝備矣休德昭清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于禮行宗祀敬達郊杜預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稷稷之種

禮行宗祀敬達

郊禋

銑曰禮行敬遠謂徧禮也宗祀謂先祭於祖郊禋謂祭於

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又曰郊祀后稷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享謂之禋

金枝中樹廣樂四陳

向曰金枝謂燈以金飾之廣樂天子樂也善曰漢書曰金枝秀華

應劭曰金枝銅鐙百二十枝史記曰趙簡子病寤寐曰我與百神聽

於鈞天陟配在京降德在民

王配于京謂大王王季文王

既沒精氣在天武王能配行其道於鎬京言天子升祖考以配天下

以德及衆庶也善曰毛詩曰三后在天陟配在京禮記曰后王命

冢宰降德

夜高燎煬晨

于兆民

陰明浮爍沈

夜祠到明而終也常有流星經於祠壇奔精即流星也燎焚柴煙煬

於祠壇東京賦曰颺標燎之炎煬致高煙於太一

崇深淪

告成大報受釐元神

深水也善曰言宋爲水德而主辰故陰明之宿浮爍而揚光沉淪

所祭沈淪而沈靜也尚書考靈耀曰氣在於冬其紀辰星是謂陰明

尚書大傳曰沈四海鄭玄曰祭水

曰沈鄭司農周禮注曰崇祭名也

告其成功以報於天遂受福於天神矣釐福元大也善曰禮記

升中于天鄭玄曰中成也燎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又曰大報天

而主日也漢書曰上方受釐坐宣室臣瓚曰釐謂祭祀餘酢也如淳

曰釐音僖呂安彌饌賦曰上奏元神下告皇祇服虔甘泉宮賦注曰

釐福也

月御案節星驅扶輪

節並見上文言天神降月御爲之案節星驅爲之扶輪王濟鍾夫人

序德頌曰濟蒙天假星驅省疾羽獵賦曰齊桓公曾不足使扶輪羽

獵賦曰風詡

遙興遠駕曜曜振振

於地故云遠駕也曜曜振振光明威盛貞善曰漢書房中歌

曰雷震震電曜曜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振盛貌遠駕神駕也下至

樂府上

樂府四首古辭

飲馬長城窟行

者其下有泉窟可以飲馬

征人路出於此而傷悲矣言天下征役軍戎未止

婦人思夫故作是行行曲也善曰屬善長水經

又見三上卷

上二

曰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戌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爲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

青青河畔

善本作邊字

草絲絲思遠道

銑曰此謂自春而相思也縣縣心不絕兒

善曰言良人行役以春爲期期至不來所以增思王逸楚辭注曰縣縣細微之思也

遠道不可思宿

善本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

異縣展轉不相

善本作可字

見

向曰昔夜也展轉反側也善曰字書曰輾亦展字也說文曰

展轉也鄭玄毛詩箋曰轉移也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

媚誰肯相爲言

翰曰知謂豈知也枯桑無枝葉則不知天風海水不凝凍則不知天寒喻婦人在家不知

天之信息雖有親戚之家皆入門而自愛誰肯相爲訪問而言者乎亦喻朝廷食祿之士各自保己以爲娛游不能薦於賢才善曰枯

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但人入門咸各自媚誰肯爲言乎皆不能爲言也客從

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向曰相思之甚精誠感通若夢寐之間似有所使自夫所來者遺我雙鯉魚魚者深隱之物不令漏洩之意耳命家童殺而開之中遂得

夫書也尺素絹也古人爲書多書於絹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素生帛也長跪讀素書書中竟

何如

善曰說文曰跪拜也

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銑曰何如謂何言也

夫知婦相思不能下食故言加餐也

君子行

平調向曰言君子之道宜守謙撝不履見猜之地惡有三調平調清調側

調此曲處於平調善本無此一篇

君子防未然

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

正冠

翰曰納取也取履疑盜瓜正冠疑盜李也

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

銑曰行合於禮授謂傳物也

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

濟曰易云勞謙君子謙者德之

柄老子云和其光同其塵言此理甚難明

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

握髮後世稱聖賢

銑曰白屋草屋庶人居也若此之人周公皆謙下見之每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

以待天下士故天下士皆
歸心焉後世乃稱其聖賢

傷歌行

向曰側調傷日月代謝年命
適盡離絕知友傷而為歌

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

何長。

翰曰燭照也耿耿夜深長良善
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微風吹閨闥。羅幃

自飄颻。

濟曰飄颻也善曰毛
長詩傳曰閨內門也

攬衣曳長帶。徒復下高

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

濟曰安何也徘徊彷徨皆
時行不止良善曰長門

賦曰徒履
起而彷徨

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翔翔。悲聲命儔匹。

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

高吟。舒憤訴穹蒼。

銑曰穹蒼天也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
谷永與王譚書曰抑於家不得舒憤毛詩

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李巡爾雅注曰仰視天形穹
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長歌行

平調良曰長歌短歌言壽命長短有
定分不可妄求當早崇樹事業無貽

後時之歎

善曰崔劼曰古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
短定分不妄求也此十一篇似傷年命而下一首

直敘怨情古詩曰長歌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曰
短歌微吟不能長傳玄艷歌行曰咄來長歌續短

歌然行聲有長
短非言壽命也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

善本作
行字

日晞。

向曰晞乾也善曰
毛詩曰湛湛露斯匪

陽不晞毛萇
曰晞乾也

陽春布德澤。萬物吐光暉。

翰曰為事當及
少年之時善

曰楚辭曰恐死不見乎陽
春淮南子曰光暉萬物

常恐秋節至。焜

胡本
黃華葉衰

濟曰恐至暮年志氣銷歇焜黃華
葉色壞善曰焜黃色衰貌也

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

歸。

銑曰言年一過不可再來善
曰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

善本作
乃字

傷悲。

銑曰理
固無益

怨歌行一首

善曰歌錄曰怨歌行古辭然
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擬

之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小使俄而大幸
為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希復

進見成帝崩婕
妤充園陵薨

班婕妤

向曰漢書云孝成帝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小使俄而大幸為

婕妤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故有長篇也婕妤后妃之位名也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彪之

姑少有才學

新裂齊紈素鮮

善本作皎字

絜如霜雪

翰曰紈素細絹出於齊國善曰漢書曰

罷齊三服官李斐曰紈素為冬服范子曰紈素出齊荀悅曰齊國獻紈素綰天子為三官服也

裁成

善本作為字

合

歡扇團團似明月

良曰皆喻盛美加之刻飾善曰古詩曰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

出入

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濟曰君愛幸有如此篇曰恨抱也此謂蒙恩幸之時也

常

恐秋節至涼飈

善本作風字

奪炎熱

銑曰懼寵之移善曰古長歌行曰常恐秋節至焜

黃華葉衰炎熱氣也

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向曰果見遺擲矣篋笥盛扇之箱

樂府二首

短歌行

濟曰言人壽命不可得長思與知友得時為樂並自戒勗之意凡樂府詩古皆有詞此則擬而作之已下盡類此

魏武帝

翰曰魏志曰太祖武帝姓曹氏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舉孝廉而為郎遷南頓令後封魏王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卷書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乃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文帝立追謚為武皇帝

沛國譙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舉孝廉而為郎遷南頓令封魏王文帝追謚曰武皇帝

也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善曰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譬如朝露去

日苦多

銑曰如朝露言短促也去日逝去之日

慨當以慷

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銑曰慨慷歎也向曰杜康古之造酒者

在此篇斷以為酒名未知孰是善曰毛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博物志曰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黃帝時

宰人號酒泉太守漢書東方
朔曰臣聞消憂者莫若酒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詩國風也

俱在學校之中青衿青領者也其心悠悠謂相思
也善曰古詩曰馳車整中帶沈吟聊躑躅也但為君故沈

吟至今善本無此二句良曰君為知友也沈吟喻深思之意呦呦鹿鳴食野之

苹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濟曰詩小雅也華萍也鹿得萍草呦呦而鳴相呼而食喻

人有善賓來即舉樂以相樂魏武帝思此事故引是詩也以結義於
文之意無妨害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華萍也鹿得萍草呦呦然

而鳴相呼而食以興喜樂賓客相招以盛禮也鄭玄云苹藹蕭也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丁憂從中來不可斷絕銑曰相思之心如明月之光誰能掇

不可掇由憂之不可絕也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善曰言月之

說文曰掇拾取也緒劣切北曰阡東西曰陌枉曲也存問也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契闊談

里語去越陌度阡更為客主長門賦曰孔雀集而相存

謙心念舊恩良曰契闊勤苦也言勤苦於談謙者念舊情也月

明生希鳥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銑曰以喻大賢出而

小人割而忠信之士游行當擇其棲託之便矣若不得其所依則患

害之必至亦如鳥鵲而樹求其可託之枝善曰月明已上四句喻

客子無所依託也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向曰山海所以不辭土不拒水者是不厭高深周公以聖人之姿一

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天下之士使歸其心亦猶此也魏武有

慕此因為戒焉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

能成其高明王不默人故能成其衆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

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

王之弟而成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

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論語素王受命謙曰河授圖天下歸心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為之摧齊曰艱難也巍巍高負山阪屈盤如羊腸之形登陟北山車

之摧輪為之摧毀善曰呂氏春秋曰天地之間上有九山何謂

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也羊腸其山盤

紆如羊腸在太原晉陽北高誘注淮南子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之

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善曰毛詩曰雨雪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

善曰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頸奉踵也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

善曰毛詩曰楚辭曰怫鬱兮不陳東歸言望舊鄉也水深橋梁絕中道

善曰毛詩曰路字正徘徊迷

感失故路善本有薄字暮無所善本無所字宿栖善曰楊雄琴情英曰當道獨居

斧冰持作糜向曰囊謂袋也薪謂柴也天寒水凍故斫冰以作糜粥也悲彼

東山詩悠悠使我哀翰曰詩云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言行役未還故感此詩而哀也

善曰毛詩曰我徂東山泊泊不歸

苦哉行善本作善哉行銑曰謂山林之人節行危苦欲其入仕以取逸樂善曰歌錄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行曰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我情然善哉歎美之辭也

上山采薇薄暮苦饑

向曰薇草藥名可以食之善曰毛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楚辭曰薄暮雷雷歸何憂古豔歌曰居貧衣單薄腸中常苦飢

谿谷多風霜露霑衣善曰說苑日孺子不覺露之沾衣

野雉羣雌古豆猴猿相追善曰毛詩曰雉之朝雊還望故鄉

鬱何壘壘翰曰壘壘山重兒善曰廣雅曰壘重也高山有崖林木有枝

憂來無方人莫之知濟曰言山崖木枝衆皆知之憂自心來人不能知善曰言高山之有崖

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良曰人之一生若寄於世同朝菌蟪蛄山林之士自取其憂以

何為也善曰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也楚辭曰傷楚國之多憂

今我不樂日湯

作歲月如馳銑曰我文帝自稱也言我所以不樂者但為其日字善曰毛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湯傷中善本作川字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善本作迴轉二字有

似客游向曰湯湯流貌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

似客游

以忘憂

翰曰言山林之士可以如此行樂忘憂也載則也善
曰毛詩曰良馬四之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
輕裘毛詩曰載馳驅歸言衛侯楚辭曰聊愉
娛以忘憂又毛詩曰駕言出游以寫我憂

樂府二首

燕歌行

濟曰燕地名此婦人思夫之意善曰
歌錄曰燕地名猶楚宛之類此不言古
辭起自此也
佗皆類此

魏文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善曰楚辭曰
悲哉秋之為
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之衰
毛詩曰兼葭蒼蒼白露為霜

君客游多思

善本作
思斷字
良曰憂思結於心腸善曰禮記
曰玄鳥燕也楚辭曰燕翩翩
其辭歸又曰雁雍雍而南遊

留寄他方

銑曰慊慊心不足見善曰鄭玄禮
記注曰慊慊不滿之貌也口筆切

守空房

善曰樂
單也

憂不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霜

衣裳

向曰婦人自謙而
善曰古詩曰
以下霜衣裳

援琴鳴絃發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長

明月皎皎照我

星漢西流夜未央

善曰宋玉風賦
曰臣援琴而鼓之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
流徵

獨何辜恨河梁

善曰古詩曰明月何
羅牀帷毛詩曰夜如何其
以皎照我
夜未央

牽牛織女遙相望

善曰古詩曰
牽牛織女二星名隔天河相望婦人自
與夫離絕故問此星何辜復如此矣牽牛
記曰牽牛為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
星河鼓星是也善曰史
也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為大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
月七日得一會同矣

樂府詩四首

笙篴引

濟曰笙篴樂器名引
曲也此詞亦欲使知

友存交情為善事及時行樂以保其天年善
曰漢書曰塞南越檣祠太一后土作坎侯坎聲
也應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
也因以其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笙篴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游

善曰漢書曰過沛置酒沛宮又曰賢大夫有肯從我游者

吾能尊顯也

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良曰膳食烹煮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膳之

言善今時美物曰珍聲類曰宰治也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善曰秦人善彈箏齊人亦

善鼓瑟慷慨猶激揚也

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其民無不鼓瑟也

陽阿奏奇舞

京洛出名謳

向曰漢成帝趙皇后屬陽阿公主家學歌舞

善曰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及壯

家學歌舞

漢記曰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

樂飲過三爵

緩帶傾庶羞

善曰爵酒杯也庶羞衆味也

斯三爵而油油以退儀禮曰上大夫庶羞二十品

主稱千金

壽賓奉萬年酬

濟曰古人之宴有奉金爲壽者或稱萬歲者實主故以此相酬焉

以千金爲魯仲連壽毛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我所尤

良

久要久交也薄終薄行於終義所非也尤非也

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列子曰或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

謙謙君子德馨折欲何求

向曰馨折曲躬也言君子以謙德曲躬於人固無所求

善曰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罄折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

西流盛時不再來

善本作可再字

百年忽我適生存

善本作在

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良曰言白日之奔流如驚風之飄疾也光景口色也

也濟曰零落謂亡沒也

善曰舞賦曰耀華屋而嬉洞房古

先

民誰不死知命復

善本作亦字

何憂

良曰先民古人也善曰左氏傳曰子產曰人誰不

死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名都篇

銑曰名都邯鄲臨淄之類也居篇之首故以爲名刺時人騎射之妙游騁

之樂而忘憂國之心善曰歌錄曰名都篇齊瑟行也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

善本作光字

且鮮

向曰妖美也京洛都也被衣鮮新也善曰王逸荔枝賦曰宛洛少年史記曰陸賈寶劍直千金論衡曰

世稱利劍有闢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閒翰曰郭外曰郊古千金之價

長楸善曰漢書陸弘少時好聞雞走馬馳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濟曰未

也攬弓捷鳴鏑善曰儀禮曰司引摺三挾一鄭玄曰指捷也楚甲切漢書南山引也鳴

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良曰縱射也兩禽連謂連中雙兔也禽者鳥獸通稱

飛鳥向曰接射也為鳴鏑餘巧未及展仰手接善曰儀禮曰司引摺三挾一鄭玄曰指捷也楚甲切漢書

歸我妍善曰儀禮曰司引摺三挾一鄭玄曰指捷也楚甲切漢書觀者咸稱善眾工

酒斗十千善曰儀禮曰司引摺三挾一鄭玄曰指捷也楚甲切漢書宴平樂美

鱣炙熊蹯音煩炙曰鯉魚名也鰾魚名鰾腹有胎

宰夫醵熊音煩炙曰鯉魚名也鰾魚名鰾腹有胎鳴嘯匹侶善本作列坐竟長筵濟曰鳴嘯

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向曰連翩輕迅貞擊

尚穿域蹴鞠也如淳曰域鞠室也郭璞三蒼解詁曰鞠毛丸可蹋戲

賓客辨士說王萬端善曰儀禮曰司引摺三挾一鄭玄曰指捷也楚甲切漢書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良曰攀

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濟曰如雲之散也明晨復

美女篇銑曰以美女喻君子言君子既有美行上願明君而事之若不得其人雖見徵

求終不能屈善曰歌錄曰美女篇齊瑟行也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西音先協韻善本作間字向

采桑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翰曰桑

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銑曰攘宣皓白約

卷袂也頭上金爵釵善曰釵頭施金爵故以名之琅玕石而似

王善曰釋名曰爵釵頭上明珠交玉體善曰南方草物狀曰珊瑚出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難金翅

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善曰南方草物狀曰珊瑚出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難金翅羅衣何飄飄善曰本字輕裾隨風還顧

眇遺光彩長嘯氣若蘭善曰還轉也言蘭者取其芳香行

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善曰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行

祝曰懷秀善曰懷秀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善曰懷秀

高門結重關濟曰端隔也重關重門言結閉也善曰爾雅

之正南門也漢書枚叔上書曰遊曲臺臨大路列子曰虞氏采之富人高樓臨大路容華耀朝日誰不

希令顏向曰希慕令善也善曰神女賦曰耀乎若白日初出

日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也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善曰

言媒氏何所營求而不及此時安定此親以玉帛

者乎善曰周禮有媒氏之職爾雅曰安定也佳人慕高義

求賢良獨難濟曰佳人慕義求賢志實難拔以喻君子非

人徒善曰本字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

起長歎翰曰衆人徒嗷嗷喧譁也安知佳人之所觀采向曰

有慕士之心而勞其志則賢者竟不至矣善曰蘇氏答李陵

詩曰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蔡雍霖雨賦曰中宵夜而嘆息

白馬篇良曰見乘白馬者故有此曲言人當立

錄曰白馬篇功立事盡力爲國不可念私善曰歌

齊瑟行也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銑曰羈轡也連翩馬馳白

尾黃金絡馬頭說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向曰幽并

善曰幽并二州名班固漢書贊曰布衣遊俠劇孟之徒也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翰

揚其騎射之聲名沙漠西北地名善曰幽通宿昔秉良弓楛

賦曰雄朔野以揚聲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

戶矢何參差

濟曰秉執也。楷矢竹箭也。參差未射在手時也。善曰墨子曰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家語孔

子曰肅慎氏貢楷矢。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

良曰控引也。左的射的月支射帖也。

言妙皆能摧破。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毛詩曰發彼有的的射質也。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爲月支三枚馬蹄二。

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

善曰猱類俯低也。散馬蹄言馳騁也。善曰凡物

飛迎前射之曰接。猱後屬也。

狡捷過猴猿勇剽

妙若豹。猱向曰狡捷。猱向曰狡捷。

捷疾也。剽猛也。猱猛獸也。善曰猱猛獸也。已見西都賓方言曰剽輕也。

邊城多警急虜騎

虜數遷移。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善曰

羽檄從北來厲馬

濟曰羽檄徵兵之書也。厲策也。登高

登高隄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

善曰漢書曰匈奴其隄望寇也。銑曰蹈踏陵侵也。鮮卑匈奴也。善曰漢書曰匈奴其

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又曰燕北有東胡山戎或云鮮卑。蒼頡篇曰凌

父母且不

顧何言子與妻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名在

善本作壯士籍

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良曰捐

呂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若歸且不若王子城也。

王明君辭一首

并序

石季倫

銑曰臧榮緒晉書太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早有智慧稍遷至衛尉卿初崇與賈謐善謐既誅趙王倫專任孫

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於是秀乃勸倫殺崇遂遇害也。善注同。

王明君者本爲

善本作是字

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

善本作焉字向曰昭君后妃之位也。晉文帝諱昭。善曰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臧榮緒晉書曰文帝諱昭。

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

善本作昭字

君配焉

善曰琴操曰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以昭君賜單于。漢書曰詔采良家女也。

昔公主嫁

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

善曰烏孫國名

其王使獻馬於漢願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女為公主以妻為琵琶
樂名 善曰漢書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女
為公主以 妻烏孫焉 其送明君亦 爾也其造新之

曲多哀怨之聲 故余之於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 向曰我為明君稱也單于匈

匈奴歲正月諸長 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 銑曰訣別

善曰曹子建應詔曰前驅舉旌後乘抗旌 僕御涕流離轅馬

悲且鳴 良曰流離涕流貞轅車轅 善曰魏文帝柳賦曰左右

鳴 哀鬱傷五內泣淚霑 善本作 珠纓 行且自割無令五

內傷沾纓已見 行行日已遠遂造 到匈奴城 善曰造至

魏文帝苦哉行曰行行 延我於穹廬加我閼 氏 名

向曰穹廬廬帳也閼氏單于后名 善曰漢書曰烏孫公主作歌曰

日旃帳也閼 氏如漢皇后 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 善曰殊類異類

曰但見異 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 奴故對之慙驚

善曰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雕陶莫臯立為 殺身良不易默默

以苟生 濟曰默默隱忍貞苟且也 善曰曹子建三良詩曰殺

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曰何與陳蔡 苟身亦何聊積

思常憤盈 結恨在心慮憤鬱蔡琰詩曰心吐思兮曾憤盈 願

假飛鴻翼弃之以遐征 翰曰假借遐遠征行也 善曰魏

六翻而輕飛高誘呂 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 善曰魏

中王今為糞上英 銑曰不我顧不顧我也屏營迴行良

也英花也 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 朝華不足歡甘與茲草

并 銑曰其憂思之心見春朝之華不足與歡樂甘以其身與秋草

俱凋隕不願生居匈奴之中 善曰古詩曰傷彼蕙蘭花含英

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
萎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也
善曰漢書張禹曰有愛女
速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

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七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樂府下

樂府詩十七首

猛虎行

雜言古猛虎行云饑不從猛虎食但
取發首為名不必以篇中意義他皆
類此觀其大體是勸人抗其志節義不苟容
舍
曰雜言古猛虎行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
棲野雀安無巢
遊子為誰驕

陸士衡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

士多苦心

善曰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

耿介之心不墜惡木之枝惡本尚能耻之況與惡人同與今檢管子

懷苦

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

善曰整其車駕將敬時

焉善曰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勝時之命也餓食猛虎窟寒

栖野雀林

善曰言路多彊

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

善曰由此使日屢西歸歲時載暮功名不能立矣歲陰猶歲暮也

冬為陰

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

善曰爾雅曰崇高也

廣雅曰駭起也桓子新論雍

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

經過山谷之間而靜思長嘯全音曰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急絃

無懦響亮節難為音

善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賈逵國語注曰懦下也

人生誠未

易曷云開此襟

善本作以濟曰涉於世路誠為至難何為開

易何為開此行役之衿乎王仲

宣贈蔡子篤詩曰人生實難

春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良曰春此正直之懷而不得施展故愧於古今之人善曰夫蘊耿

君子行

善曰前有比篇其意略相類善曰古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

善本而難向曰夷平簡易也天道

故險難善曰莊子曰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休咎

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善曰休咎福禍也瀾大波善曰尚

登也廣雅

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

善曰言美惡相去不

遠事有疑似則生禍患善曰左氏傳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

如盡賈逵國語注曰疾惡也呂氏春秋曰使人迷或者物之相似

者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近火固宜執履冰豈惡寒

近冰火必罹寒熱之患近讒佞亦致禍難 善曰言當慎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讒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南極則熱毛詩曰如履薄冰 **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

良曰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後妻欲其子為太子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王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於衣領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讓伯奇使者見袖有死蜂以白吉甫吉甫使追之以投于河矣掇拾也父子之道天性之常由此而滅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食顏回得米而饗之孔子望見回懼其甑中飯而食之飯熟乃進於孔子孔子起曰今夢見先君食絮欲饋回曰不可向者食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所恃者心今心目不足信而恃矣弟子記之食煤煙塵也

也因拾煙塵孔子顏回於是疑惑 善曰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為太子言王曰伯奇愛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數十衣中往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呂氏春秋曰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烹饗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飯之少選間食熟謂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絮故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食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笑曰所信者目矣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矣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孔子所以知人難也高誘曰食煤煙塵也食讀作臺入猶墮也

逐目尚何有弃友焉足歎 銑曰父子與顏孔滅天道猶可恨固不足歎也 善曰傳毅七激曰閻君逐臣頑父放子王逸楚辭序曰屈原放逐在沅湘之間毛詩谷風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鄭玄曰道絕者弃恩舊也

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 向曰兆象也 善曰言禍福之至而皆有漸也枚叔上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傅子

易辭人益猶可歡 善本作懼字翰曰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安之而末辭人益之來非已所求故受之可為懼也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郭象曰天損未易辭者唯安之故易也

所立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無受人益難者物之儻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立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典受人益之所以為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途故安之甚易此以吉

助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 濟曰助

也言鏡之明者豈遠假乎但取之見傾冠也今賢者豈外求乎但驗之在禍福而已也 善曰荀悅申鑒曰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矣抱朴子曰明鏡舉則傾冠見 **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良矣以其遞相祖述故引之

淺近之情苦自信任是以遇禍君子之心防慮未然長以受福也
善曰言小人近情苦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而蒙福列子蕭
叔曰皇子果於自信鄧
析二曰慮能防於未然

從軍行

濟曰苦天
下征伐也

苦哉遠征人飄飄善本作窮四遐南陟五嶺顛北

戍長城阿向曰飄飄遠行貞四遐四方也五嶺長城皆地名陟

有五嶺之戍史記曰始皇以謫遣善曰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南

戍謫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善本作谷深善本作無

底崇山鬱嵯峨韓曰崇高也嵯峨高貌善曰列子曰夏革

詩曰巖石鬱嵯峨奮臂攀喬木振跡善本作涉流沙濟曰詩曰南

西被流沙振舉也善曰史記曰武臣曰陳王奮臂為隆暑固

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焦善本作鮮藻寒冰結衝

波良曰疊上文也隆暑夏條南方也涼風寒冰北方也慘毒苛酷

如雲屯越旗亦星羅銑曰胡北方越南方如雲之聚如星

於邯鄲杜篤論賦曰斬白蛇屯黑雲廣雅曰屯聚也國語越王曰

吳為不道敢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大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韋昭

曰物旌旗物色微幟之屬也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向

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善曰張衡獨體賦曰飛鋒曜景朝餐

秉尺持刀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如今鳴箭也善曰

善本作不免胃夕息常負戈戰國策曰衛行人燭過免胃損

食字不免胃夕息常負戈戰國策曰衛行人燭過免胃損

戈而進季陵答蘇武書曰負戟而苦哉遠征人拊心悲如

何善曰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

豫章行濟曰本以豫章郡而為之以敘人代苦

汎舟清川善本作渚遙望高山陰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

向曰懿親謂兄弟遠尋
謂遠別也軌迹也 舍

三荆歡同株四鳥悲

良曰三荆三枝共本也昔有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三人將別無以分明日欲分庭有荆樹荆樹經宿萎黃乃相謂曰荆樹

而送之爲
善曰古上

兄弟有兩
則聞哭者

為死者而
生四子焉

爲其往而
子葬之與

向曰悼傷也
善曰鄭玄毛詩

寄世將幾何日吳無

翰曰晷日暮也無停陰言日月之速舍曰尸子老萊子曰
人生於天地之間寄者固歸也左氏傳曰人壽幾何周易曰

濟曰前
路謂曰

促促薄暮景

良曰促促短良鹽鹽進良薄暮喻年老也鮮克
禁言少能制也舍曰景之薄暮喻人之將老

蜀爲復以茲會是懷苦

銑曰何爲復用離別之事則是懷愁苦之心
善曰言何爲復
以此暮景不留之志而曾是重懷悲苦之心乎毛詩曰曾是在

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

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

良曰前有此作意與是同
也 善曰或曰北上

俯入穹谷底

尚曰北稱幽也朔北方也宵窮陟升也盤者山首
道害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毛萇詩傳曰

北方寒涼也韓詩曰在彼穹谷王弼周易注曰盤山石之安也凝冰結重礧善本作澗字積雪

被長巒良曰被覆巒山也陰雲興巖善曰爾雅曰巒山

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囀音歡善本作喧

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歎平善本作嘆字歡善曰春秋元命苞

憑依也上林賦曰玄猿素雌曰猛虎嘯而谷風起小雅曰夕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

向曰蒼高也慘愴寒貞恒常鮮少也渴飲堅冰漿饑待零露餐翰曰言飢渴而飲冰食露

也然冰時無露蓋文之疎也金曰離思固已矣善本作寤

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苦恒苦寒濟曰莫無劇甚也

不足負言別離已久遇此苦寒故寤寐增悲善曰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毛詩曰獨寐寤言訖文曰劇甚也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之貌也

飲馬長城窟行向曰蓋與前意不異

驅馬陟陰山山陰善本作高字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

虜在燕然良曰陟升也陰山山名候伺望者勁彊也虜匈奴也

陰山解嘲曰西北一候范曄後漢書曰竇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

遷銑曰戎車兵車也軌迹也旌旆旗類徂往遷徙也仰憑積雪巖

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縣向曰憑猶登也

日邈遠縣長也善曰縣遠也儉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良曰儉狁匈奴名亮信夷平也

徒猶空也豈徒旋者言賊未平善曰儉狁匈奴末德爭先鳴

凶器無兩全翰曰戰者德之末也先鳴先登而大呼也兵者凶器與敵相持必有一傷善曰吳越春秋范蠡曰

夫人君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國之末也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左氏傳州綽謂齊侯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師

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銑曰克勝捐弃也善曰將遵

甘陳迹收功單于旂良曰遵奉也漢甘延壽為諫議大夫與副校尉陳湯共斬郅支單于收取

也單于匈奴君也旃旗類也善曰漢書曰甘延壽字君況北地人也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陳湯字子公山陽人也爲西城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同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曰博望仗節收功大夏旌旌旗也
振旅勞歸士受爵臺街傳向曰師入曰振旅臺街蠻夷首於臺街善曰穀梁傳曰入曰振旅毛詩序曰杖杜勞還役也南都賦曰受爵傳觴漢書陳湯上疏曰斬郅支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臺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邸謂傳舍也

門有車馬客行

翰曰言念舊鄉而有是作雖曰擬古機意自屬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

濟曰皆假言之善毛詩曰駕言出遊

念君

久不歸濡跡涉江湘

向曰君謂機也濡跡漬足也涉度也江湘水名善曰毛萇詩傳曰濡漬

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

銑曰謂出見於客也投袂奮袖也不及裳言不暇整

衣服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古詩曰攬衣起徘徊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

拊膺攜客泣掩

淚敘溫涼

向曰敘別離之歲月善曰列子曰拊膺而無恨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

借問邦族閒惻愴論存亡

翰曰邦族謂鄉親也善曰毛詩曰言旋言歸

言溫涼也復我邦族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二

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零

濟曰舊齒耆老

也善曰曹子建嗟嘆引曰親友從我遊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黃石公記曰王聘舊齒萬事乃理也

市朝

互遷易城關或丘荒

銑曰謂吳之市朝城關善曰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歲墓平毛詩

墳壟日月多松柏鬱鬱芒芒

向曰謂機家墳壟也芒芒盛衰善曰仲長子

昌言曰古之葬松栢梧桐以識其墳也

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

翰曰崇興替廢

也善曰國語藍尹亹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賈逵曰崇終也

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

傷

濟曰慷慨歎息也惟思也善曰說文曰慷慨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莊子曰俛仰之間

君子有所思行

銑曰言登山下見都邑時俗奢泰因思古之賢哲與

前君子行有異也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

良曰謂登北邱望晉都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

駕楚辭曰結廬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向曰一廬一家之居也五隣爲

里漠漠布列負舍曰鄭德

漢書注曰廬謂城邑之居也甲第崇高闥洞房結阿閣翰

甲第第一宅也崇重闥門洞通結連阿大也舍曰漢書音義曰有

甲乙次第故曰甲第楚辭曰姤容脩態絕洞房尚書中候曰昔黃帝

軒轅鳳皇巢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濟

湛湛水平自草木叢生曰薄邃宇列綺窓蘭室接羅幕日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也蘭室取其香也羅幕羅帳

也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古詩曰交疏結綺窓又曰盧家

蘭爲室桂爲梁楚辭淑貌色斯外哀音承顏作良曰淑美

日蒨阿拂壁羅幃帳也哀音亡國之音善曰言淑貞以色斯而見外哀音亦承顏衰而

作也論語曰色斯舉矣人生誠行過善本作容華隨年落向曰言

世實如行過容色隨年歲而凋落也善曰楚辭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士營生奧且博翰曰善哉歎美之因以譏膏肉之肥者梁食

之精者言富貴食此精肥之士營生深奧且

廣博矣善曰國語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止也

達曰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故其性難止也

韋昭漢書注曰生業也廣雅曰奧藏也宴安消靈根醜毒不可格濟曰黃

王池清水灌靈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喻身也傳云宴安醜毒

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醜毒也言懷此二者自取消毀其身今之貴

者曾不警懼善曰左氏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醜毒不可懷

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醜毒也老子黃庭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靈

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謂身也左氏傳曰無以肉食資取笑

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爾雅曰恪敬也

葵與藿良曰無以肉食而自安是以取笑於食葵藿貧賤之士

之矣對曰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肝腦塗地也

齊謳行銑曰此爲齊人謳歌國風也其終篇

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苟有所營

善曰漢書禮樂志

曰齊謳負六人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向曰營丘地名太公所封也

太公封於營丘鄭玄曰營丘是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

人衆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沃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

負背爽明也善曰禮記曰

人衆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沃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

負背爽明也善曰禮記曰

人衆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沃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

負背爽明也善曰禮記曰

人衆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沃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

負背爽明也善曰禮記曰

人衆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沃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

負背爽明也善曰禮記曰

人衆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沃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

負背爽明也善曰禮記曰

欲更晏子之宅曰**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翰曰控引也冥味極

高之處善曰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戰國策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傳穀洛都賦曰弋高冥之獨鵠連軒翥之雙鷗崇或為嵩非也

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濟曰姑尤二水名聊攝二縣名皆齊境也善曰左氏傳晏子曰聊

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杜預曰姑尤齊東界姑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也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然西

南不同者其地既非正**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錯雜

也萬類千名言所出非一種善曰尚書曰海岱惟青州禹貢海物惟錯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禮記曰恒豆之俎陸產之物也加

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孟諸吞楚夢百二倅秦京**良曰

南都賦曰百品千名齊之澤名子虛賦云浮渤澥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在於曾中若秦齊持戟百萬秦得百二齊得十二焉故云百二倅秦京倅等也

善曰子虛賦曰齊浮渤澥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曾中曾不帶芥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持戟百萬秦得百

二焉齊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此所謂東西秦也李斐云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曰設有持戟百萬之眾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

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然**惟師恢**

東表桓后定周傾濟曰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謂太公也

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恢大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云定周傾也后君也言君者尊之也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

鷹揚左氏傳曰季札請觀於周樂為調齊曰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又曰公及齊侯會于首止謀寧周也公魯僖公也齊侯桓公也鹽鐵論

曰定傾**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翰曰迭遞盈滿也其扶危

乎晏子曰使賢人若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吾君安得此位也而為流涕是不仁也鄙之以為未得至人之情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

照四時代御王符潛夫論**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向注

曰廉頗翟公再盈再虛善曰論語荷簣曰鄙哉硜硜平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晏子獨笑公

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守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有此而為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誦諛

之臣二所以獨笑也莊子**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良

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也齊侯飲酒樂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季

莚逢伯陵蒲姑氏太公因之若古而無死則爽鳩之樂非君所願也苟且徂往也吾子謂齊侯也安得停謂不可求長存善曰左氏傳

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古之樂

也君何得為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而逢伯陵因之蒲姑氏行
因之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若所願也荊助革切行
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銑曰行行漸去只長存之事非由
經營而得也 舍曰西京賦曰若

歷世而長存羽獵
賦序曰禁御所營

日出東南隅行

或曰羅敷豔歌

向曰陌上桑出秦氏女
也秦氏邯鄲人有女羅

敷為邑人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
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
羅敷巧彈箏作陌上之歌以自明其言其後轉
相擬述也 舍曰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
秦氏女也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嫁為邑人
千乘王仁為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
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
為羅敷恐彈箏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

端上曰扶桑曰所出處暉日也
舍曰山海經曰湯

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
浴新語曰高臺百仞臺端猶室端也

高臺多妖麗清房出

清顏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

濟曰妖美清淑淑善
也清顏清絜之類惠

好也閑謂舒緩 舍曰呂氏春秋曰列精于高謂侍者曰我奚若侍
者曰公妖且麗王逸楚辭注曰妖好也琴道雍門周曰廣廈深房韓
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顏色盛
美如東方之日矣周易曰有孚惠心廣雅曰閑正也 美目揚玉

澤蛾眉象翠翰

平翰曰目若玉之光澤眉象翡翠之羽翰也
舍曰毛詩曰美目盼兮楚辭曰蛾眉曼睩目

騰光王逸曰曼澤也睩視貌也言美女之貌蛾眉玉貌曼好目曼澤
睩音錄登徒子好色賦曰眉如翠羽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也

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

笑言

良曰窈窕婉媚皆美貞 舍曰張衡七辯曰淑性
窈窕秀色美豔毛詩曰窈窕淑女又曰巧笑倩兮

暮春春

服成粲粲綺與紈

向曰服衣也粲粲鮮明白綺紈繒類 舍
曰論語曾點曰暮春服既成毛詩曰粲粲

衣金雀垂藻翹瓊珮結瑤璫

濟曰金雀釵名藻翹謂有
文章之羽瓊玉名瑤璫寶

名 舍曰釋名曰爵釵釵頭及上施雀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王逸
注曰翹羽名也毛詩曰珮玉瓊琚杜預左氏傳注曰瑀璫美玉也

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

銑曰方並駕車也瀾波也 舍曰
西京賦曰方駕授綏鄭玄儀禮注

曰方併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犯屬車之清塵揚雄太玄賦曰踞羽水而濯足

何繁良曰藹藹盛貞佳人繁多若風雲之會南崖充羅

幕北渚盈軒田善曰蒼頡篇曰軒衣車也清川含藻

景高岸善本作崖字被華丹向曰藻草也藻景曰光有文也

景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翰曰馥馥香氣也揮舉也

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良詩曰馥馥我蘭芳又曰誰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

播揚雅美也幽蘭曲名善曰悲歌已見上文韓詩曰舞則莫兮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社預左氏傳注曰播揚也宋玉風賦曰臣

援琴而鼓之為曲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銑曰九秋曲幽蘭白雪之曲

妍美陵過也善曰洛神賦曰丹唇外朗廣雅曰陵乘也南都賦曰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荆之折盤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從躡赴

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向曰迅急也驚鴻集鸞舞之狀

若遊鴻之翔天邊讓章華臺賦曰忽飄然以輕逝似鸞飛於天漢淮南子曰龍興鸞集

綺熊隨顏變沈

姿無定善本作源源向曰綺美之態隨舞容而變沈深之姿

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懽良曰阿那柔弱貞咸皆也善曰

遺芳結飛颺浮景映清湍銑曰楚辭注曰步徐行也冶容不足詠春游良結東

可歎良曰易云治容誨淫言事雖不足歌詠然芳春之游

長安有狹邪行向曰言世路險狹邪僻正

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輪翰曰貴者朱其車輪交於歧

輕蓋承華景騰善曰爾雅曰三達謂之

步躡飛塵濟曰華景日光也躡飛塵言輕疾也鳴玉豈樸

儒憑軾皆俊民濟曰珮玉之人皆非樸實儒士乘軒憑軾者

相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王漢書儒林傳武帝曰吾始以尚書為

樸學左氏傳楚子王曰請與君馮軾而觀之尚書曰俊民用康烈

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

銑曰烈猛厲嚴也言朝廷輕薄之其心猛暴嚴毅甚於勁秋其

服鮮麗有如芳春

善曰厲嚴貌也西京賦曰麗服鵬菁

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親

向曰自謂亦與朝廷之七有舊親也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遊

傾蓋承芳評欲鳴當及

晨

良曰傾蓋新相逢者芳評美言也而有新知之人見我如此以美言勸我須早進仕猶雞之鳴及於朝也善曰家語曰孔子

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雞及晨而鳴以喻人及時而仕也春秋考異記曰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也

守一不足

矜歧路良可遵

翰曰守貞一之道自取苦辛何足矜也當遵世步中之路委曲從人然後可也善曰漢

書嚴安上書曰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淮南子曰楊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河公

上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為天下法式

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

銑曰若行步中

乎規矩不可致曠遠之迹而逮及前人善曰楊雄覈靈賦曰二子規遊矩步進亦如此矣皆新知者之詞

善曰楊雄覈靈賦曰二子規遊矩步

蘇子曰行務應規步賞投矩廣雅曰曠遠也

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

向曰言我試投

足於邪路其事果然寒暑具在於斯不待更循四時而後致耳緒事也善曰言規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足前緒且當止矣猶如四時

異節不必相循解嘲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爾雅曰緒事也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

將遂殊塗軌要

子同歸津

翰曰津者會合之所答新著者詞也言我自試不能履於邪徑理終殊塗而同迹竟與子歸乎會合之地

善曰周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

前緩聲歌

向曰將前慕仙游冥命長緩故流聲於歌曲中也

游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

翰曰曾城九重王母所居處在崑崙山上也仙靈聚族高

會於曾城之曲阿曲也善曰淮南子曰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長風萬

里舉慶雲鬱嵯峨

良曰慶雲瑞雲也嵯峨雲盛良曰慶雲瑞雲也嵯峨雲盛

宓妃興洛

浦王韓起太華

銑曰宓妃洛水之神王子晉與衛叔卿於華山傳劉根於華山見神人謂根曰汝聞韓終

乎根曰聞曰我是也興起也太華即華山也善曰楚辭曰迎宓妃於伊洛魏文帝詩曰王韓獨何人翱翔隨天塗神仙傳曰衛叔卿歸

華山漢武帝令叔卿子度求之見其父與數人博度曰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王子晉薛容也又曰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

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王女根頓首乞一言神人乃往曰爾聞有韓衆不答曰實聞有之神曰即我是也尚書曰至于太華北徵

瑶臺女南要湘川娥

良曰楚辭云望瑶臺之偃蹇見有娥之佚女故謂瑶臺女也堯之二女娥

皇女英隨舜不及墮沒於湘水言衆仙神皆見微要會于曾城之曲善曰爾雅曰徵召也楚辭曰望瑶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西京賦曰懷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娥皇英隨湘水之中爲湘夫人也

羅

善曰蕭蕭車行自霄駕謂薄天而行翩翩輕負似以翡翠羽爲蓋而羅列善曰毛詩曰蕭蕭肅肅征曹植飛龍篇曰芝蓋翩翩

甘泉賦曰咸

羽旗栖

善本

瓊鑾玉衡

吐鳴和

濟曰鑾和皆

以瓊爲鑾以施於旗上鸞鳥故曰棲也鸞旗已見上注楚辭曰鳴玉鸞之嗽嗽又曰枉玉衡於炎火玉衡曰衡車衡也鄭玄周禮注曰鑾和皆以金爲鈴也應劭漢書注曰鑾在軾和在衡

揮高絃洪崖發清歌

向曰太容黃帝樂師也揮發也高絃

後皆登仙故得作樂于曾城善曰思立賦曰太容吟曰念哉注曰大容黃帝樂師廣雅曰揮動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薛綜曰三皇時伎人也

獻酬既已

周輕舉乘紫霞

良曰衆仙會畢乘霞而去善曰毛詩曰

猷酬交錯漢書谷永曰

猷酬交錯漢書谷永曰

猷酬交錯漢書谷永曰

作湯谷波

濟曰揔整也扶桑賜谷皆日出處言須臾至此而整

日朝濯髮

清輝溢天門

垂慶惠皇家

善曰淮南子曰馮夷大禹之御也乘雲車排闥闔淪

惠賜我皇家善曰淮南子曰馮夷大禹之御也乘雲車排闥闔淪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也蔡邕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萬方徂而星集

長歌行

向曰前有是篇其意相類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

良曰逝往也日行經于天川

田邑與馮衍書云日

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

銑曰日

川流不反謂寸尺者以少言之善曰言日無停景川不旋波以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

說文曰晷景也

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弦

向曰年往時

如急弦之發勁矢也弦弓弦也矢箭也

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迅疾也漢書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急

弦已見上文

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

善曰楚辭曰遠期謂上壽百

二十歲及此期者少

能有之滿盈此數者固希全矣希少也希全謂無一也善曰管子
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速者莫如年左氏傳卜偃曰萬盈數也然
此之盈數謂百年也列子務朱曰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衰
老居其半矣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鄭玄曰汝有萬年之壽矣
又助汝大福也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濟曰夙早零落也體
澤身之光潤捐棄也
善曰無故自捐曰坐也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良曰茲物謂容
華體澤也苟且
延長也善曰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問俯仰則往將
爾雅曰延長也
過人命倏忽能幾何時也善曰俛仰已見上文毛
詩曰逝將去汝毛萇曰逝往也楚辭曰往來倏忽
訴天道良自然也向曰慷慨歎思
也烏亦何也但恨功名薄竹帛無
所宣翰曰竹帛謂史籍也古人書於竹簡及素帛宣述也
四子講德論曰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墨子曰以其所行書
於竹帛傳遺後子孫迨大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濟曰迨屬也歲
末暮喻將老也
言屬及我未老以承閑暇之日長歌定分以自慰也
傳曰迨及也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楚辭曰願承閑而自察

吳趨行

良曰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上風也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

哥其地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

良曰楚妃楚姬也歎歎其德
齊娥齊后也善為謳歌人皆

採以為曲善曰楚妃楚姬齊娥齊后也歌錄曰石崇楚妃歎曰歌
辭楚妃歎莫知其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勳垂名於後唯楚妃焉
故今歎詠之聲永世不絕孟子淳于髡曰昔蘇駒處高唐而
齊后善謳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說文曰謳齊歌也四坐

竝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閭門起

向曰吳王闔閭立閭門象天闔闔門善曰吳越春秋閭門何峨
秋曰大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閭闔風亦名破楚門也

峨飛閣跨通波

翰曰峨峨高自飛閣高閣也跨猶帶也帶通
波謂連江海也善曰吳地記曰昌門者吳

王闔閭所作也名為閭闔門高樓閣道

重樂承游極回軒

啓曲阿

銑曰樂拱游浮極棟也回軒長窓阿角也言開窓於曲
屋之角善曰西京賦曰時游極於浮柱結重樂以相

承軒長窓也言長窓開於屋之曲阿也周書曰明
堂咸有四阿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藹藹慶雲被

冷冷鮮

善本作祥字

風過

翰曰藹藹雲只慶雲端雲也冷冷風聲也鮮風清風被覆也過度也善曰史

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飛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風賦曰清清冷冷

山澤多藏育土風清

且嘉

良曰藏育謂包容生長也嘉善也善曰左氏傳曰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泰伯導仁

風仲雍楊其波

向曰太伯仲雍周太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歷有聖子昌意欲以季歷為太子二人逃於

荆蠻以避之季歷果立故謂導仁風也荆蠻義而歸之立為吳太伯太伯早卒仲雍有後遂啓於吳故云揚其波善曰史記曰吳太伯

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

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典引曰仁風翔於海表楚辭曰汨其泥而揚其波

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

翰曰穆穆美也延陵子吳公子季札也季札聘諸華夏觀樂以知盛

衰灼灼然有暉光於華夏善曰毛萇詩傳曰穆穆美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廣雅曰灼灼明也左氏傳曰吳

周之曹襄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王迹蹟善本作陽九帝功興四遐

謂後來王道積懷由於陽九之厄也九者陽數之極重陽無陰萬物不交理之困極而天下亂矣帝功興於四方謂三國時魏蜀與吳並

立也善曰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止去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東都賦曰軒轅氏

之所以大皇自富春矯手頓

世羅

向曰吳王孫權謚曰大皇帝富春人也矯舉頃下也謂舉手下羅天下英賢而由善曰吳志曰孫權字仲謀

吳富春人也善曰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吳富春人也矯舉頃下也謂舉手下羅天下英賢而由善曰吳志曰孫權字仲謀

也言大皇生自富春矯手而整天綱也邦彥應運曲

金曰毛詩曰彼已之應時運而至榮然如春林之發榮金曰毛詩曰彼已之應時運而至榮然如春林之發榮

子邦之彥兮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屬城咸

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足修四姓實名家

良曰十縣為屬城咸皆也八族陳桓呂尚公孫司馬澹臺徐傳也四姓朱張顧陸也言此八族猶未足修大四姓實有聲名之家言此者機吳

人以重吳也善曰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城也張勃吳錄曰八族陳桓呂寶公孫司馬徐傳也四姓朱張顧陸也

漢書劉敬曰徙齊諸田豪桀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

翰曰熙廣侔等也侔此山河者謂長久也善曰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爾雅曰熙興也謂盛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才學優裕漢書曰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禮讓何濟濟流化自

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禮讓何濟濟流化自

滂沱

濟濟衆盛良滂沱充溢良善曰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論語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淑美

難窮紀商推角爲此歌良曰淑善也商推粗略也

之淑魯侯之美何休曰淑美也美好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廣雅曰同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商推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略也

塘上行

銑曰言婦人衰老失寵行於塘上爲歌也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葉何一離離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宣

濟曰江離香草也宣布也婦人自喻本在父母家居幽閑

居華池邊

銑曰喻自家適人善曰周易曰潤之以風雨楚辭曰鼉鳴遊乎華池被蒙風雲會移

下垂影滄浪

泉良曰藻花也王臺以玉飾臺滄浪取其清以喻婦人清貞善曰西京賦曰西有玉臺連以昆德孟子曰滄浪之水清滄浪水色也

雷潤既已淫結根與且堅

厚與深

也白謂沐君子之德有如此也善曰毛詩曰既沾既渥毛萇曰渥厚也古詩曰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與猶深也四節

逝不處繁華

繁華字難久鮮淑氣與時隕餘芳

隨風捐

銑曰淑美隕落捐去也言容顏亦隨歲時而毀天道有遷易人理無

常全

善曰司馬遷悲士不遇賦男權智傾愚女愛衰避

妍

向曰妍美也善曰莊子曰喜怒哀相疑愚智相欺仲長子昌言曰彊者勝弱智者欺愚也不惜微軀退

但懼蒼蠅前

翰曰蒼蠅能變易白黑喻讒人也言不惜已身退我於君前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丘樊鄭玄曰蠅之爲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使人變亂善惡也願君廣末光照妾薄

暮年

翰曰薄暮喻老也欲君子存始終之情也善曰封禪書曰使獲日月之末光暮年喻老也

悲哉行

良曰客游感物憂思而作焉善曰歌錄曰悲哉行魏明帝造

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

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

銑曰鮮雲輕雲蕙草香草也淑美也時鳥

春鳴之鳥善曰毛詩曰鴝鵒鳴鳩羽喈喈倉庚吟善本作音字

向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翩翩飛貌倉庚亦鳥名啾啾鳥聲長引聲曰吟善曰禮記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毛詩曰蒼庚啾啾

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翰曰蘭生於幽故云幽蘭盈木長茂者被覆也岑山也善曰幽蘭生乎通谷而長秀被乎高岑言有託也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漢書伍被曰通谷數行漢武秋風辭曰蘭有秀

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濟曰女蘿託松樹而長蔓蔓尋山嶺而生言萬物皆有依附而客游獨無也善曰言女蘿蔓蔓各

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良曰草色隨目望而懷感也禽聲亦應時月而變故耳聞其悲

緬然若飛沈銑曰緬邈也其心邈然若魚鳥之飛沈是傷心也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飛沈言殊隔也

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向曰遺與也所欽敬者請知友也善曰李陵答蘇武書

短歌行翰曰前有此詞意旨相類耳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向曰觴良曰言人壽促也逝往也朝霜見日而消善曰列子曰秦青撫節悲調王逸楚辭曰悲歌言愁思也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曹植送應氏詩曰人壽若朝霜

時無重至華不再揚齊曰言一歲之內時之

蘭以秋芳向曰蘭生於春蘭茂於秋榮華有時反覆相代善

來日苦短去日苦長翰曰將來之日苦少已去

悲以別章向曰歡會則明其悲

忘銑曰言我豈不感年命之促邪但得與子歡會遂忘其憂也子謂知友

臧

向曰旨美有肉臧善也 善曰毛詩曰爾酒既旨爾肴既嘉

短歌可

善本作有字

詠長夜

無荒

翰曰相與詠短歌飲長夜也荒廢也言雖歌詠樂飲無得廢於政事 善曰史記曰紂為長夜之飲毛詩曰好樂無荒

樂府詩一首

會吟行

銑曰會謂會稽也吟猶詠也意與吳趨行同類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

良曰六引古歌曲名凡曲有三調惟所奏之緩佇謂稍息

善曰沈約宋書曰控撥引第一商引第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古有六引其宮引本第二角引本第四也並無歌有絃笛存聲不足故闕二曲又口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楚調第五側調然今三調蓋清平側也爾雅曰佇立也郭璞曰稽久也

皆靜寂咸共聆會吟

濟曰列筵謂四坐也咸皆聆聽也 善曰廣雅曰聆聽也

自有初請從文命敷

向曰文命謂禹也敷布也書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禹會諸侯於塗

山故首稱也 善曰尚書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孔安國曰書傳曰敷陳也

翼始刊木至江汜

翰曰禹理水之功壺口翼州為始刊木謂斬木通道至於江之汜也水復流曰

汜此言禹迹在於吳也 善曰尚書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敷布也又曰翼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又曰岷山導江毛詩曰江有汜

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
向曰星紀吳之分野故云列宿炳天文炳明負背也

言後背海水橫鎮於地理 善曰漢書曰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論衡曰天晏列宿炳負海已見上文宋衷易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地理謂

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
良曰山峯連接爭為五土也 千仞之高水流背向

動有百里之曲 善曰上林賦曰滂沱池既粳稻輕雲暖

松杞
銑曰滂池感水灌田池也暖猶暄也杞亦木名 善曰毛詩曰滂池北流浸彼稻田毛萇曰滂流貌也王逸楚辭曰暖閭

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
向曰兩京東西京也三都吳蜀魏也言皆不及也

層臺指中天高
會稽之美豔 善曰兩京東西二京也曹子建贈丁儀詩曰佳麗殊百城三都蜀吳魏也

墉積崇雉
翰曰層高也中天半天也墉牆也三丈曰雉積雉言高也 善曰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崗曰勿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爾雅曰崇重也王肅家語注曰高一丈曰堵三堵曰雉也

作燕躍廣途鵠善本首戲清泚銑曰飛鷺良馬名鵠首舟名泚小渚也

燕駟淮南子曰文帝自代還自良馬九匹一名飛善本肆呈窈窕客善本

容路曜嫵善本作便嬀善本子周禮曰立市為其肆鄭玄曰陳人處也

毛詩曰窈窕淑女枚乘兔園賦曰若採桑之女連袖方路磨施長髯善本

便始數顧阮籍詠懷詩曰臨端便嬀子常恐日月傾王逸楚辭注曰善本

貌也善本自來彌世善本代賢達不可紀濟曰自從彌多

具記將略述之善本句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良曰吳

王勾踐平吳故云善廢興善本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善本

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善本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

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善本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

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善本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

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善本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

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善本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

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善本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

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善本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

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善本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

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善本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

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善本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

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善本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

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善本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

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善本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

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善本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

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善本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

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善本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

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善本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

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勸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善本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善本

樂府詩八首

東武吟

銑曰人有少壯征伐年老被弃游於東武者不敢論功但戀君耳故託遠

以言之東武太山下小山名善本善曰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故謳謳吟之曲名也

又見卷六

國吾欲用之於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漢書曰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少學長安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桑梓慎官舍中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五湖旅獨也言獨為隱

逸後漢梁鴻平陵人東出關遂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春伯通異之乃舍之鴻著書十餘篇是去其桑梓善本舍曰列子傳曰

東方朔者楚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武帝時上書拜為郎至宣帝初弃郎去以避亂政置冠幘官舍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旅逸謂為

客而放逸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百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遂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春伯通異

之乃舍之家鴻著書十餘篇善本牽綴書士風辭殫意未已

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善本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向曰殫窮已止也善本左氏傳

鮑明遠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

向曰賤子人之謙稱 善曰漢書曰王邑請召賓邑自稱

賤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召

子作占 募到河源 翰曰寒鄉北土也 銑曰張騫為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及募謂投募也 善曰漢書曰

張騫漢中人也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占謂自隱度而應募為占募也 吳志曰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占募

班固漢書曰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也 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 銑曰李廣

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左賢王塞垣長城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從弟蔡為郎事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擊右賢王有功卒封樂安侯范曄後漢書曰耿種追虜出塞而還蔡邕上疏

曰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 密途巨萬里

寧歲猶七奔 良曰密近巨長也寧歲無寇賊也言其行近途猶長萬里無寇亦歲七度奔命 善曰孔安國

尚書傳曰密近也方言曰巨竟也國語曰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左氏傳曰巫目請使於晉大晉侯許之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子重奔命吳入州來子

重子友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肌力盡羣甲心思歷涼溫

向曰言苦辛多年歲也 善曰孟 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

子曰既竭心思焉涼溫已見上文 存 翰曰下世謂死也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言將軍既死其下部曲與俱焉希有存也 善曰

列女傳曰柳下惠妻曰慙慙君子永能厲乎吁嗟惜哉乃下世兮司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 濟曰孤績獨有功也時事既異誰復為論 善曰答客難

曰時異 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 善曰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漢書婁護

曰呂公窮老 腰鎌 廉 刈葵藿倚杖牧 善曰本雞純 善曰說

託身於我 昔如韝 古 上鷹今似檻中猿 良曰言少時如鷹上在韝上擬攻禽

獸既老如猿在檻中無所施巧韝以皮蔽手而臂鷹也 善曰東觀漢記桓虞謂趙勒曰善吏如良鷹矣下韝即中淮南子曰置援檻中則與純同非不巧捷

也無所肆其能也 徒積 善本作 載恨空負百年怨 向

念見弃之深 善曰言 弃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

言怨在已若何負之 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濟曰晉文公歸至河上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解胼面目皴黑者後

之舅犯哭曰蔓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面目犁黑手足胼胝者有功勞而君後之文公乃止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而問焉其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出而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乃以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言願得同晉主不棄席蓐如田子方更收老馬雖復死沒不愧於鬼也惺帳也善曰言已窮老而還同夫弃席蓐疲馬願垂晉主之惠而不見遺則兼愛之道斯同故亦無愧於田子也晉主言惠田子言愧互文也然田子久謝故謂之愧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蔓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二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國邪咎犯對曰蔓豆所以食也君捐之席蓐所以卧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韓詩曰編衣綦巾聊樂我魂詩君曰魂神也

出自薊

計北門行

翰曰薊北門名敘征戰苦辛之意善曰漢書

曰薊故燕國也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

濟曰羽檄徵兵書也有寇則舉烽火至咸陽謂反京都

善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史記曰有寇至則舉徵騎烽火風俗通曰文帝時匈奴犯塞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

屯廣武分兵救朔方

鈍曰屯聚也廣武縣名朔方郡名皆在邊也善曰臣瓚漢書注曰律說

勒兵而往曰屯班固漢書贊曰聚天下兵軍於廣武又曰太原郡有廣武郡又酈食其曰楚人聞則分兵救之又有朔方郡武帝開也

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

善本作強字良曰嚴秋謂秋氣嚴厲筋謂弓竿謂箭也

勁亦堅也虜謂匈奴也善曰漢書曰匈奴秋馬肥大會蹕林周禮曰弓人為弓筋也者所以為深也竿箭幹也並公旱切

子按劍怒使者遥相望

善曰說苑曰秦帝按劍而坐漢書曰遣使冠蓋相望於道

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

向曰鴈行魚貫皆陣勢也石徑山石嶮峻處飛梁絕水為浮橋以度

也善曰漢書曰公孫戎奴以校尉擊匈奴至右賢王庭為鴈行上石山先登周易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

也甘泉賦曰貫簫鼓流漢思帝甲被胡霜疾風衝塞

起沙礫自飄揚

翰曰胡匈奴也礫石也善曰易通卦驗曰大風揚沙春秋命曆序曰大風飄石

步

善本作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向曰言天寒也蝟蟲名毛如針刺善曰西京雜記

曰元封二年大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蹇縮如蝟韋曜
集曰秋風揚沙塵寒露露衣裳角弓持急絃鳩鳥化為鷹時危

見臣節世亂識忠良向曰猶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

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良曰殤非命也言以死報國

國戰士也楚辭祠國殤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結客少年場行

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為游樂之場終而無成故有斯作也
善曰曹植結客篇曰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芒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嘗為部吏所侵結客報之也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

相讎翰曰以錦為帶吳鉤鉤類頭少曲白刃刀劍之屬此皆言豪俠之士
善曰古曰出東南行曰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

禮記曰居士錦帶吳都賦曰吳鉤越棘也恒範世要論曰觴酌遲速使用失意淮南子曰今有美酒嘉肴以相賓饗爭盈爵之間乃反為鬪而相傷
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游濟曰追兵即邊郡徵兵也故感義而行

善曰追兵謂捕已也遠行以避之也范曄後漢書曰世祖會追兵至燕丹太子聽秦王姬人鼓琴琴聲曰鹿盧之劍可負而拔
去

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向曰舊丘謂舊里也
善曰廣雅曰丘居也
外高臨

四關表裏望皇州良曰凡帝鄉四面皆有關也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為城皋南

伊闕北孟津西函谷表裏猶內外也左氏傳子范曰表裏山河
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

銑曰大塗可並九軌故九塗塗道也雲浮言高
善曰周禮曰匠人營國傍三門國中九經九緯鄭玄曰經緯塗也莊子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古詩曰雙闕百餘尺史記曰三神

山黃金白銀為宮闕望之如雲崔駰達旨曰冠蓋雲浮
扶宮羅

將相夾道列王侯翰曰扶亦夾也羅亦列也皆王侯將相之宅
善曰漢書曰宣帝登長平坂王侯迎

者夾道
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善曰周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

下之貨張協餞賦曰
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翰曰貴者鼎食

食必擊鐘亦並車而相尋求也
善曰左氏傳曰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積粟萬鍾列鼎而食

方駕已見上文古
今我獨何為埒苦感懷百憂
向詩曰冠帶自相索

百憂言多也善曰稽康幽憤詩曰予獨何為楚辭曰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又曰惟鬱鬱之憂獨兮忘坎壈而不違王逸曰坎壈不遇貌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東門行

良曰東都門長安城門名別離之地故敘去留之情焉 善曰歌錄曰日

出東門行
古辭也

傷禽惡弦礪倦客惡離聲

翰曰禽傷於弓惡於聞弦客倦於別惡聞離聲 善曰戰

國策魏加對春申君曰臣少之時好射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日更羸與魏王劇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常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銑曰賓謂送別之人御御車者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善曰訣與決同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向曰

訣亦別也一息言少間也善曰說文曰息喘也 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晚翰曰

行自杳杳暮自 善曰左氏傳童謡曰鸛鵒之巢遠哉遙遙楚辭曰日杳杳以西頽

居人掩閨卧行子

夜中飯

善本作飲字

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

苦酸衣葛常苦寒

良曰梅不可療飢葛非寒服言羈客衣服不得其所 善曰淮南子曰百梅足

以為百人酸毛詩曰絺兮絺兮淒其以風毛萁曰淒寒風也

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

向曰不解顏者無樂情也 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 列子曰列子阿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也

長歌欲

自慰彌起長恨端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彌益也

苦熱行

翰曰謂於南方瘴癘之地盡節征伐而國家賞之太薄 善曰曹植苦熱

行曰行遊到日南經歷交趾鄉苦熱但曝霜越夷水中藏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

銑曰西域有赤土身熱之阪今人身熱無色頭痛嘔血南

荒外有火山其中生木晝夜火起阻阪也赫盛貞為南方之威色 善曰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令 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焉長 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木晝夜火燃雖暴風雨火不滅 身

熱頭且痛鳥墮魂來歸

向曰飛鳥過熱陷墮水中楚辭云魂兮來歸南方不可以止

東觀者記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仰視鳥為跼跼墮水中楚辭曰魂兮來歸南方不可以止離題黑齒得人以祀其骨為醢湯

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

翰曰雲潭石圻為湯泉集煙者蓋熱之甚也雲潭山泉也石圻石岸

也善曰王歆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泉涌溜如沸湯有細赤魚出游莫有獲之者焦烟蓋熱氣也南越志曰興寧縣有熱水山焉其下有焦石敲蒸之熱恒數四文楚辭曰觸石碣而衡遊埤蒼曰碣曲岸碣與圻同

日月有恒昏雨露未

常晞

濟曰歆暑之氣上蔽日月而越舊地有漏天冬夏常雨露不賦曰惟淫雨之永降曠三旬而未晞毛詩曰白露未晞毛詩曰

甚曰晞乾也東觀漢記馬援曰吾在浪泊之時下潦上霧

百尺玄蜂盈十圍

銑曰皆南方有之丹赤踰過玄黑盈長也十圍三丈也善曰外國圖曰楊山丹蛇

居之去尤疑五萬里楚辭曰赤蟻若象玄蜂滿壺百尺十圍言其長大也

含沙射流影吹蠱病

善本作行暉良曰江中有物名曰水弩於中流含沙射人之影所痛者主人行之以殺行人置人食飲中人不覺其家遂滅者則飛游妄逐行客中者皆病死此言病行客使無光暉也善曰千寶搜神記

善本作行暉良曰江中有物名曰水弩於中流含沙射人之影所痛者主人行之以殺行人置人食飲中人不覺其家遂滅者則飛游妄逐行客中者皆病死此言病行客使無光暉也善曰千寶搜神記

曰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毛詩義疏曰蜮短狐一名射影吹蠱即飛蠱也顧野王輿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食飲中人不覺也其家絕滅者則飛遊妄走中之則斃行暉行旅之光暉也

瘴

善本作

氣晝重體茵

露夜霑衣向曰瘴氣毒熱氣也茵草上露人觸之肉即潰爛

爛

善曰吳志華覈表曰蒼梧南海歲有瘴風瘴氣宋永初山川記曰寧州郭氣茵露四時不絕茵草名有毒其上露觸之肉即潰爛茵

音

饑餒莫下食晨禽不敢飛

翰曰畏毒氣也善曰南越志曰骨石縣有銅澗泉

源沸涌謂之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殞骨音勞列女傳陶荅子妻曰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詩曰南方有鄧氣晨鳥不得飛

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腓

善本作肥濟曰涇瀘二水名晉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

人多死諸葛亮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具俱腓病也寧止於病其皆至於死言此毒中人甚於彼二處也善曰言秦人毒涇尚或多死

沉今毒瘡平諸葛渡瀘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毛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

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

腓毛萇曰腓病也瀘音盧腓音肥

機

良曰言使生軀與昌盛之志蹈此死亡之地翻為禍之機兆也登升也善曰列女傳曰楚子發之母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

其所從來遠也今臣將去君高舉矣故謂遠者成美是亦鵲類故連言之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故謂前者見陵芻亦草也善曰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頭也雞有五德君猶曰瀹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出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稻梁無此五者而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辭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也蒼頡篇曰陵侵也史記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

淪惑漢帝益嗟稱銑曰周幽王黜申后而愛褒姒日以淪溺嗟歎稱美此由忘故賞新竟招後議善曰毛詩序曰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孔安國尚書傳曰淪沒也班婕妤失寵已具班婕妤

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良曰假如深心相賞好怨詩豈足憑也善曰呂氏春秋曰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尚書曰貌曰恭

古來共如此非君獨

撫膺向曰膺臂也善曰列子曰昔人有知不死之道者齊子欲學其道聞言者已死乃撫膺而歎

放歌行翰曰敘放臣之心也

蟲避葵董習苦不言排善本作小人自齷齪

安知曠士懷濟曰小人不知曠士之心亦猶葵蟲不知葵角與已同陰共排斥耳葵辛菜葵董甘菜也蟲有好葵者不能知他菜也齷齪短狹兒善曰楚辭曰寥蟲不徙乎葵藿王逸曰言葵蟲處辛竦食苦惡不徙葵藿食甘美者也

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漢書酈食其曰其將齷齪好苛禮也

冠蓋縱橫至車騎善曰史記曰雞三號平明東觀漢記杜詩曰伏湛出入禁門補拾遺

四方來素帶曳長飈華纓結遠埃良曰素帶紳也飈風也纓冠纓也結

日中安能止鐘埃塵也善曰禮記曰大夫帶素爾雅或爲此炎飈與火然同古字通也七啓曰華組之纓

鳴猶未歸銑曰鐘鳴謂暮也善曰日中爲市已見上文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

夷世不可逢賢君言善本作

愛才明慮自天斷不

受外嫌猜向曰夷平天君也善曰郭象注曰世有夷險左氏傳曰魏犢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才李尤上林苑

一言分珪爵片善銘曰顯宗備禮明慮弘深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猜疑也

辭草萊

翰曰士有一言合理片善應時則必分珪與之使辭去草萊珪公侯所執者爵則五等爵也善曰漢書張竦

奏曰一言之勞皆蒙丘山之賞解朝曰析人之珪檐人之爵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

豈伊白璧賜將

起黃金臺

向曰言行合於賢主豈惟賜白璧而已亦將起黃金臺以待焉虞卿一說趙孝成王賜白璧一雙燕昭

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善曰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賜白璧一雙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善曰史記曰

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王隱晉書曰段匹碑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易水

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二說既異故具引之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

迴

銑曰君謂被放者疾患也遲迴不行見若逢明時君則無患當今宜去何不行之有也

升天行

銑曰言學仙也

家世宅關輔勝帶官

善本作官字

王城

向曰宅居也關輔謂關中三輔也勝帶謂

勝冠帶時也

善曰關關中也漢書曰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

備聞十帝事

委曲兩都情

翰曰兩漢都兩京各十餘帝其中情事盡已知之善曰十帝兩都俱謂漢也論衡曰漢家三百歲十

帝曜

倦見物興衰驟覩俗屯平

濟曰驟類屯難也善曰周易曰屯難也

翻類迴掌恍惚似朝榮

濟曰翻翻恍惚謂須臾間也如迴掌之反覆朝榮之開落也榮

華也

善曰迴掌言疾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掌也潘岳朝菌賦曰奈何今繁華朝榮兮夕斃

窮塗悔

短計晚至

善本作志字

重長生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問太一長生之道太一曰齋戒六丁道

乃可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

善曰莊子曰從師不困郭象曰任其自聚非囿之也

楚辭曰與赤松結友

今此主喬而為偶

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

良曰采芝法有五故云五圖隱丹經善曰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莫尚於三皇

文五岳真形圖也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仙經九轉丹金液經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尚書曰啓籥見書鄭玄易緯注

曰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

風餐委松宿雲卧恣

天行

銑曰風餐餐風雲卧卧雲也言委任風雲所之或宿於松或行於天善曰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

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冠霞登綵閣解王飲椒庭

向曰冠霞冠謂從山也解王珮

謂去仕也綵閣椒庭皆仙居也飲飲王醴也善曰郭璞遊仙詩曰振髮戴翠霞解褐禮絳霄陸機雲賦曰似長城曲蜿蜒綵閣相扶椒庭取其芬香也洛神賦暫是游越萬里近別數千齡善曰齡年曰踐椒塗之郁烈神仙傳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萬里吾猶未之能馬明先生別傳曰先生隨神士還代見安期先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于安息憶此未久已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善曰有簫史者善弄玉好之公遂以妻之教弄玉作鳳鳴鳳皇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妻止其上一朝隨鳳皇飛去故秦作鳳女祠其上每有簫管之聲善曰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繆公時人也善吹簫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祠有簫聲阮籍詠懷詩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良曰一從仙游永與世隔不可復之人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曹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腥臭也

鼓吹曲

五言

善曰集云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蔡邕曰鼓吹歌軍樂也謂之短簫

鑊歌黃帝岐伯所作也

謝玄暉

銑曰眺奉隋王教作古人入朝曲曲鼓吹短簫也所謂歌軍樂也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向曰金陵地名善曰爾雅曰江南曰揚州住麗已見上文吳錄曰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崗改名秣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

透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善曰透迤綠字本作水迢遞起朱樓長曰透迤注曰迢遞遠望懸絕也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採三秀之華英

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

向曰飛甍屋檐也馳道天子出行之道御溝長安有之金陵擬而作也善曰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洛陽記曰天淵南有石溝御溝水也崔豹古今注曰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楊於其上

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輶獻納雲

臺表功名良可收

銑曰凝笳其聲凝咽也疊鼓其聲重疊也

向曰羣臣有功則圖畫其形於雲臺之上言獻納忠直於君父則功名可收錄也善曰徐引聲謂之凝爾雅曰翼送也老子曰駟馬高蓋小擊鼓謂之疊西京賦曰龍輶華轡兩京賦序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范曄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解嘲曰蘭先

生收功
於章臺

挽歌

善曰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音焉

挽歌詩一首

繆熙伯

翰曰魏志太繆襲字熙伯東海人有才學多所敘述官至尚書光祿勳漢

高祖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悲歌以寄其情後廣之為薤露蒿里歌以送葬也至李延年分為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因呼為挽歌善曰文章志曰繆襲字熙伯魏志曰襲東池人有才學多所敘述官至尚書光祿勳

生時游國都死後弃中野

善曰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永

以薪葬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

翰曰高堂生所居黃泉死所葬善曰論衡曰

親之生也生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也

白日入虞

淵懸車息駟馬

良曰虞淵日入處言人之死如日沒於虞淵矣懸車息馬不復乘人也善曰淮南子曰

日出湯谷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為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也

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

我

銑曰我為亡者稱也善曰淮南子曰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生也存已見上文

形容稍

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善曰

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曰自古有死生

挽歌詩三首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

翰曰卜擇葬地考其貞吉嘉善之命云在此中善曰儀禮曰

筮若不從筮擇如初儀又曰卜若不從卜擇如初儀鄭玄曰擇地而筮之也鄭玄毛詩箋云考稽也鄭眾周禮注曰大貞大卦也廣雅曰命名也

夙駕警徒御結轡頓重基

向曰夙駕早駕也警言戒也徒御御車者結連也

謂馬轡相連而駕也頓上下也重基山也謂轎車上下於山阜之間善曰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徒御不譙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龍旆荒

被廣柳前驅矯輕旗

濟曰禮記玄飾棺君龍帷蜃容黼旆旆蒙也在傍曰

帷在上曰帷皆所以衣柳也輿棺之車其蓋曰柳前驅舉旗以引路

將啓殯也善曰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鄭玄曰荒蒙

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然龍荒盡龍於荒也被猶衣也

史記曰周氏置季布於廣柳車中劉熙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柳

晉灼漢書曰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禮記曰以死者爲不可別也故

以其旗識之賀循葬禮曰杜今之旄也古以緇布爲之絳繒題姓名

而已不爲畫飾帷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良曰嘈嘈

與荒同古字通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殯宮中闈且勿誼善本

露詩明朝更復露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鬼

鬼無賢愚鬼伯一去何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善曰崔豹古今注

命如露上之露易晞晞滅亦謂人死魂精歸乎蒿里故有二章其一曰

誰家地聚斂鬼魂晞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蒿

里誰家地聚斂鬼魂晞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蒿

李延年乃分二章爲二曲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

挽柩者歌之世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始也祖載謂

移柩車爲行之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唐姬詩曰死生各異兮從

此乖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飭棺乃載鄭玄曰祖爲行始也其序載

而後飭曰虎通曰祖者始也始載於庭輜車辭祖舍爵兩楹

啟殯進靈輜音而翰曰舍置也爵酒器也楹柱也位祭位儀禮

車也善曰儀禮曰遷于祖用輜正柩於兩楹間奠設如初靈輜密

啓期鄭玄曰請啓殯之期也說文曰輜輶車也禮記孔子曰子疇昔

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鄭玄曰是夢坐奠飲餞觴莫舉出

於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奠者以爲凶也飲餞觴莫舉出

宿歸無期濟曰飲餞出宿謂相送也言逝者莫能舉酒復

惟善本作曠遺影棟宇與子辭向曰言不復見舊居也杜

玄禮記注曰杜杜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曠空也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

皆奔遠至來此相送周至也善曰尚書王曰雖有周親不若仁人

孔安國曰周至也王逸楚辭注曰湊衆也論語子曰友朋自遠方來

翼翼飛輕軒駿駿策素騏向曰親友之車馬也翼翼

良策捶也騏良馬名善曰毛詩曰乘其四駘按轡適長薄

載驟駿駿又曰有騏有騏毛長曰蒼白曰騏也按轡適長薄

送子長夜臺翰曰遵德也草木叢生曰薄子謂亡者謂墳墓

一閉無復見明故云長夜臺善曰漢書曰天

送子長夜臺

送子長夜臺

送子長夜臺

送子長夜臺

送子長夜臺

送子長夜臺

送子長夜臺

送子長夜臺

送子長夜臺

送子長夜臺

送子長夜臺

送子長夜臺

送子長夜臺

濟曰壙中又作陰溝天井故亡者側聽卧觀之淮謂波涌也懸者在於上如懸也 善曰古之葬者於壙中為天象及江河陰溝江河也

天井天象也魯靈公殿賦曰玄醴騰涌於陰溝史記曰始皇治壙山以水銀為江河上具天文天官星占曰東井一名天井

善本作 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 翰曰宵暮皆夜謂壙中也

見明也 善曰張奐遺令 人往有返 善本作 歲我行無歸

年 向日生人往者皆返其家死者一去無歸生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對曰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之

高誘曰行 謂即世也 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憐 商 善曰四民士農工

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海水經曰東海中有山 昔為七

尺軀今成灰與塵 善曰淮南子曰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韓子曰死者始而灰

已而土李尤九曲歌 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 平良曰

曰肥骨消滅隨塵去 舉也如金玉之珍昔者口所佩服如鴻毛之輕今不能勝舉 善曰漢書郊祀歌曰曳珂錫佩明珠玉鄭玄零服注曰素故也鴻毛喻輕也燕

舟子曰死有 豐肌鄉食螻蟻妍骸 善本 永夷泯 肌妍骸平

輕於鴻毛

生之美好也今以此饗食螻蟻長為夷滅也螻蟻土中蟲名泯盡也

善曰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莊子曰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弟子曰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

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廣雅曰夷滅也尔雅

曰泯 盡也 壽堂延螭魅虛無自相賓 翰曰壽堂祭祀處言祭

相延為賓主螭魅邪鬼也 善曰楚辭曰寒將澹兮壽宮與日月兮

齊光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左氏傳曰王孫滿對楚子曰螭魅魍

魎莫能逢之杜預曰魍魎山神獸形魅怪物也周禮曰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鄭玄曰賓賓客其賢者也 螭蟻爾何怨

螭魅我何親 善曰螭何親而憑附於我 拊心痛荼毒永

歎莫為陳 善曰拊心已見 上文毛詩曰民之貧亂寧為荼毒又曰假寐永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銑曰茫茫廣大貌蕭蕭風吹

茫東風掃百草又曰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 嚴霜九月中送我出

挽歌詩一首

陶淵明

卷二

遠郊

良曰代亡者稱我遠郊百里也

善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尔雅曰邑外曰郊

四面無人

居高墳正嵯

遙嵯音亮翰曰嵯嵯高兒

馬為仰天鳴風為自

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

濟曰助其悲哀良曰幽室墳墓也不復

朝無生期也

善曰字林曰惟嵯高貌蔡琰詩曰馬為立踟躕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為我吟

千年不復朝

賢達無奈何

銑曰皆歸於此故無奈何

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

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

向曰言情有厚薄

死去何所

道記體同山阿

翰曰大陵曰阿

雜歌

歌一首

并序

荆軻

濟曰史記云荆軻衛人好讀書擊劍為燕太子刺秦王不剋而誅於秦

善曰史記曰荆軻者衛人也好讀書擊劍之燕

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

向曰燕丹太子名秦王秦始皇也

丹祖送

於易水上

銑曰祖者將祭道以相送四民月令曰祖道神祀以求道路之福

高漸離

擊筑荆軻歌宋如意和之

良曰高漸離宋如意皆壯士而軻之友也筑樂器名

善曰鄧展漢書注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也

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翰曰蕭蕭風聲也易

水水名壯士軻自謂也自言為事成敗俱不還也

歌一首

并序

漢高祖

濟曰漢書云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項羽封為漢王後平

羽立為天子諡曰高皇帝為漢之高祖

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

銑曰擊黥布還也沛高祖之里故以置宮

悉召故人

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

酒酣上擊筑自歌善本有曰銑曰佐酒助飲酒也 向曰上

也應劭漢書注曰助行酒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

士兮守四方翰曰風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

賢才共守之 善曰風起雲飛以喻羣兇競逐而

扶風歌一首

劉越石良曰扶風地名蓋古曲也堪擬而自

喻也集云扶風歌九首以兩韻為一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銑曰廣莫門洛陽城門名謂首

發晉都丹水出葛谷故因言山

揮龍淵良曰繫弱弓名龍淵劍名謂晉被胡虜所逼意欲掃滅之

善曰左氏傳衛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杜預曰封

父古諸侯也繫弱大弓名也戰國策蘇秦說韓

曰韓之劍戟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顧瞻望宮闕

俯仰御飛軒句曰俯仰猶高下也御猶駕也飛軒廊宇也言

顧見晉宮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據窰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窰重高

岳頭翰曰發去列列悲風起冷冷澗水流向曰列列

風聲冷冷

聲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濟曰謂別晉都也哽咽哀

聲未出也 善曰晉灼漢

書注曰以辭相告曰浮雲為我結飛鳥為我旋銑

作歸 善本

知存與亡善曰古詩曰相去日已遠韋弘嗣秋

中抱膝獨摧藏向曰慷慨歎聲也摧藏憂傷也 善曰

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宮絕曠身摧藏

鹿游我前猴援戲我側翰曰羨其資糧既乏盡薇

蕨安可食濟曰薇蕨藥菜名安何也 善曰史記攬轡命徒

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侶吟嘯絕巖中善曰楚辭曰覽驂轡而下君子道微矣

夫子故有窮良曰當君子道消之時孔子猶有窮厄此自慰之詞善曰周易曰君子道消穀梁傳曰叔姬歸于

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矣論語曰夫子在陳絕糧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惟昔李

愆善本作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

明銑曰愆過也愆期謂李陵與匈奴戰失利遂降之而實執忠信之節欲劫匈奴以報於漢而武帝不明其心乃誅其親族也琨

誓將立功故引此歎息善曰李陵降匈奴已見恨賦周我欲竟

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王肅曰愆過也騫與愆通也

善曰作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

傷良曰此曲則此歌也悲且長言其心不可述也棄置之事不可重陳重陳徒令人心傷也善曰宋子侯歌曰吾欲競此曲此

曲愁人腸魏文帝雜詩曰棄置勿復陳

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陸韓卿韓曰漢書云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并未央才人歌四篇孺子宮人

也歌作是歌以刺人情變移也善曰漢書曰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并未央才人歌詩四篇

如姬寢卧内班婕坐同車成帝曰如姬常出入魏王卧内漢

寵盛之時善曰史記侯嬴謂魏公子母忌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

在魏王卧内而如姬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宮

常欲與班婕妤同輦載洪波陪飲帳林光善本銑宴秦餘銑曰洪

子臺也林光秦之殿名漢因之故曰餘言相與飲宴於宮觀善曰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西都賓曰曰視往昔

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然秦餘漢帝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

渠向曰歲暮飈及喻年歲催其老也芙蓉芙蓉也喻人之美子

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向曰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

之夜矯君車以出君聞之曰孝哉為母而別也魏王與龍陽君並舫而釣龍陽君泣曰始臣得魚小而甚喜後得益多而大遂棄前所得者今以臣醜惡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必褻裳而趨王臣亦同曩者所得小魚也將必棄矣王乃布令敢言

5
30
44

美人者族滅之今言安陵蓋誤也善曰韓子曰昔者彌子瑕有寵
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明彌子母病人聞夜告彌子彌子
矯駕君車以出於門君聞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明罪明古則字
也說文曰矯擅也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釣得
十餘魚而弃之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
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凶惡
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
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同曩者所得魚也亦將
弃矣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然泣魚是龍陽非安陵疑陸設也賤妾恩
畢善本作君子定焉如善本作已
辭曰已矣哉王逸曰已矣絕望之
辭也思立賦曰穆天道其焉如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八

